



05790

虞德園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書

上陳豫吾老師

去歲武林侍側蓋有梁生云公西華在使原思不能
列阨窮之狀然老師謂密居子小偷勿入則就養任
襄在宥可知也燕人以冬春之疏來者必咨老師登
何卿之署久之不得俄而曰冬官考工矣考工考功
一音也蓋駒隙此署而久纏天垣哉且置天仗疊天
輪營天星之旂製鈞天之器安在其不稱天工而人

壙務山館

卷二十三

一

謂老師淹遲皇路其然豈其然乎熙宅垣上歲序殷
流祥禪至今棗杏改火百日而不成聲歌寧渠加人
一等而振其浮鷁無意爽鳩又寧有高恬之節卓詭
之行所謂阨窮者蓋犁然可列矣小偷議勿入大盜
至攫翹和而去則室有荆婦焉雨師至攫秉穢而去
則家有殪人焉妹壻至攫責聘金而去則外有夷虜
焉祖母八十獨老人耳一叔馬醫三四兄弟皆窮措
大無以養則糊口之資周身之備敢不給而出耶生
平仗佛望仙無虛日履夷途騁亨衢尚衷此志况觸

目危棧尋筒靡渡南宮西國彌復思凌耳而或以爲
洞庭馬蹟近成綠林踰郊十舍資斧可念未鍊鄧公
之錫則蜚遜爲難又或以爲三年苦草顯親之謂何
業標尼參之經而安親揚名閱如土苴積鍰等獄何
貫凶德是以進退無据內熱飲水譬之抵觸魚曝角
觝鱗鬣無所復措旣而思之黃巾下首於通德游帷
俯拯其先世此不足慮也惟師引之同升而故違遠
厥指何說之辭老師固當許其陸沉否乎語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熙執鉛刀行見血指代天工者
壻務山館卷二十三

二

詎令此兒任斲耶年友莫比郎來敢以行藏求決於
師門在昔有容汶上一人者則司寇司空一轍耳老
師以爲何如薊丘早寒京塵易緇伏惟葆和湛性飛
步天垣熙無任馳戀之至

答伏虎棧邵山人

積雪沒徑虎跡如盈跌山人地爐四九日聞不聞山
人語謂是神羊那知木客解吟耶吾輔角二寸許了
不喜歌簡兮已而但操靈璫奏左雲賓仙差復勝耳
今定懸乾闥婆印也正則長逝大雅中天齊梁諸子

雕臧近工綴沾泥之飛英纈分風之亂霞迨乎初唐
日弄五色抽璣偶玉杯穀方采形儷之始天地其濫
觴哉不有二儀誰名四六桑悅自命詩本太極彼狂
矢口中心愴矣夫人籟曰詩字母之祖三百遺音一
二偶叶耳沈約儉父親弑渾沌冥冥千秋無人討賊
如何如何山人謂吾師神友氣奴風僕騷故牛鬼夜
泣龍穗秋登幔亭旣遙里耳焉睦果爾則卿雲之曲
便合夢鈞天來耶吾聞詩緣情不聞緣陳死人發其
已聞之竅也蓊蓊而葉灼灼而華千歲一桃絳者碧
壠務山館 卷二十三 三

者青且黑者巧奪閨綉千歲一製令東皇走春工而
問前歲之萼細核荻矣譬如虎跡前跡如盃後亦如
盃在山君自提躡印波曾不斬其肖然則東皇握龍
漢之玄符何年不契心君秉蔚藍之密印何古弗叶
綽乎山人幸然不臣天子獨奈何屈作正則衙官哉
已而已而載緘其口

復孟我疆

我疆先生門下僕以瞽言待發矇於先生而先生不
惜金匏撥其沉空之翳擢我者至矣乃僕言何敢當

先生三讀三讀而猶不知僕非沉空者將僕之不善
爲詞耶夫陽明本曰無而先生反以其無爲善僕本
欲刻陽明之無而先生反以爲無將疑僕枯坐十年
出山而猶然齋戒也果二氏之徒哉竊意一心虛靈
六民同共觀心於有感有固爲有觀心於無感有無
卽爲有鼎鼎百年之內呼吸寤寐間非無感之有則
有感之有而有實未嘗有也離乾坤無易離百慮無
何思何慮離見顯無不覩不聞離上天之載無無聲
無臭此吾儒之常道雖二氏安能外之未審此中可
墟務山館卷二十三

四

偏着一有字一善字一無字一字否耶雖使渾淪
而言曰體用一源曰顯微無間曰無而有曰有而無
曰離有離無曰卽有卽無如僕所云云者亦不得已
耳置道目前而品題之若景物然求其切肖不幾於
弄精魂矣乎彼知云云者又孰誰乎請以目喻金屑
入眼爲病陽明言之矣一金屑也善金屑也故人性
上不可添一物而象山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之論
非敢叛孔孟從二氏以取詆媿直真見其如此耳人
心不同有如其目故裂眦而怒微睇而笑方瞳而仙

重瞳而帝微障而青重障而盲皆得名爲眼而善言
眼者第授鏡使自照而已不必譜以示人如列眉然
也在昔堯舜之前無書可讀庖羲之前無畫可玩當
其時林林以生者豈遽不得爲人而良心死乎意者
自得獨見之士猶有興焉世下衰至於秦竹簡灰滅
耄昏老儒同師丹之健忘繆指城墓而詒宋人悲啼
不自禁非一日矣獨易以下筮存斷然可信諸子顧
不取衷於易反敝精煨燼蠹朽間寶治病之藥爲神
方借善誘之門爲正路甚至執一曲之見据以爲是

而道幾喪獨先生講學數數舉形上形下語爲言言
必稽易蓋善取衷者也獨奈何指繼之者善謂性卽
是善殆同說眼者只認笑眼且訾授鏡者誣人無眼
得微有少執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傳曰此理
固深說則無可說易曰繼之者善也程傳曰善者義
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蓋程子真知聖
人不得已而立言故有此註彼之篤信孔孟豈顧宗
名非常名之文而閃奸打訛以惑天下者乎故性善
繼善道一一貫皆所云無可得名權且目之之謂也

目之爲一而不知其無可得名之一則其萬爲九千九百九十九而一亦萬中之一矣是孟子所惡之執一也目之爲善而不知其無可得名之善則善爲不踐跡不入室之善是孔子所少之善也夫情善才善因徵性善如木具四時之火木非是火珠含五方之色珠非是色木卽是火青青者灰珠卽是色燦燦者失性卽是善必礙情才而無別故性中有善善原於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何容擬議耶况世固有不哀墟墓不欽宗廟不救入井之孺子者是故倚門之歌背壠務山館

闕之坐舞榭之戲曾不介意彼獨非人哉苟謂拈起便是不待安排此亦不假安排拈起便是尚得爲良知乎不得爲良知乎蓋心本至神無方無體不可知不可測不可以心復知心不可以心復測心故曰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詎有一人凌出宇宙之表俯窺旁覽而說其有無善惡一二者直以宇宙無涯無際無始無終耳僕意學者苟求所以神明其德但當準易齋戒洗心退藏於密程子嘗云密是甚物今畢竟

竟是甚物誠悟此無物之物不卽萬感不離萬感繼

續光明敬止所止其神明者自然知來藏往開物成
務至於乾坤震艮頤咸大畜之理取之逢源而覆載
生成飲食男女五經四書皆從此出矣又安有所遺
棄哉十翼言神者十數處乃學者之正鵠不至於神
則推測之知俱不得爲良知故知仁知智知有知無
與日用而不知者盡不知也僕獨怪今之言圓者象
卮與孟而異光光相入之鏡今之言神者捧土揭木
而非洋洋如在之靈其爭若聚訟其容若戲劇其不
可用如重寒之絺絺噫安得知易理之密者與之神
壘務山館卷二十三
七

明其德哉惟先生深於易而明寂感之宗旨天下之
至神非先生其誰任焉然猶以五之中一之下自畫
豈其過信朱子置孟子於度外耶僕狂者實以神爲
鵠不欲使孔氏至誠如神之言爲徒發敢奮筆自通
其狂進而教之惟先生辭而闕之亦惟先生

與周溪源老師

熙不自意得稱門生已又得稱弟子乃無非師也者
文雖溜暖風零徑紆日聆德音便緘昧語語漸可譯
升颿北征白苧螺尊之賜蓋詔其披素以見質酌言

而飲醇也生平劉輝名字駭人熙猶幾也庶幾免乎
惟是火山之符竟杳而孫山之等不落非夫教命五
申安所使啼馱宣聲於弇林耶佩德佩德恭惟老師
業傳隱屏化行南國俊民國器膚士上材鼓篋而集
者歲幾千人何問誕伯金粉六朝之遺雨花雙闕之
麗足以娛目騁懷又何問京塵緇衣燕花隱趺頽然
古涿鹿之丘乎然而北辰南注光接奎文翼軫幽垣
行聽仙履卽誕伯結習靡融者且冀弘鑄焉有其盼
仰矣

權務山館卷二十三

八

與陳志寰

不佞弟執枌禁自坊失其酒德欲褰祖帳迎輶軒之
過而無從揖鞭交臂遂違光範蓋所思之尊在我西
湖且以爲芹因忘其慢也恭惟老年丈德比石城玉
英之潔以摧下邑化楸棘爲玫瑰養其干霄於麗星
之材而棟隆太室其究使竹箭與菁莪同詠寧問有
無多寡者乎不知者謂算舟緡錢非丈過化之效也
弟伏宇下且稟仰玄灑以方河潤三草滋而一葦航
有其微惠焉是故形雖弗屬神乃附離禮未將而誠

與陳季象

某甲七月出關九月入署從田叔得足下書知無遐心矣未出關時某甲蓋据獅巖一月云雲嵐中恍見初日兩目義虎失聲而走比戢爪睡龍之穴無論獅巖卽如雲棲合十稟梵網時了不可得入羅鄴若激矢飛慧矣言之心悸長卿先生何狀爲開美澹生二雖鳩誦詩某甲從傍竊見倒醮淋漓耳綿竹侍兒且訴之阿母前也足下以長卿爲琳腴金漿則長生董壘務山館

卷二十三

九

上黃葵陽座師

日者伏承師旨誨以閉門著述蕪語許賜芟教退而深惟往以諧誕忤俗誤蒙弘甄自罹荼苦益復崩壞三年之中措心空外纏形事內視文苑若瀛閩不敢索途久矣丙戌之冬奔號告貸草畧襄事比及歲除收責者填門潛匿塚廬屏息苦坐名曰禪觀實避逋詰也五六月中客自南衡來授以氣訣服之俄頃百

關頓通損其疾而適有憂終罔攸濟無何外家被竊

婦奩盡於盜馮驩者度且焚券變哺詁爲撐柂而大
母耄更善病羈侍湯液因可知矣於時邇言且茹况
瑕瑜不掩如老師所宿鑒乎愧甚愧甚春來全冗稍
蠲始與隣僧脩王三昧庶幾憬然也者以入世應緣
無負恩師之舉而今固未有期也冗言二首造次立
成謹登原稿別無副墨某學日損盡徵於斯幸察所
以不文之繇而憐宥焉青燐布和綠組揚色千禧詹
止三台續明冀永晬潤以統百辟

與葛龍池

壘務山館

卷二十三

十

十一

弟起菰蘆中物色明胄則得丈與田叔云已連襪田
叔數揖鞭丈而喜可知也一日過田叔開賜食圖竊
謂雲實餌鳳玄乙養龍寶露珠塵未足方美是以忘
其少文輒載筆和墨昭一時叶泰之符旣歸田叔猥
陳座右意且拂拭玉幘惡其點絢讓田叔之輕視人
而僕因重得罪矣何圖畧其蕪穢錫用榮新君王賜
食所以獎勞僕濫賜衣畫墁自愧欲辭則自長者欲
受又復赧焉姑十襲而藏埃繡黼還朝借瓊瑤以投
報耳但恐令弟聞之以爲混也實在攫錦自潤昧事

伯之禮歌在相鼠則弟之罪浮於不恭一等矣

與葵南太守

河壖望見龍光始受簡稱衙官焉至今而育乳下名
曾玄也役車啟途辱施膏秣歸署以來茲改歲矣言
念祖德拊躬莫酬蓋一天以麗福星二天以沛湛露
十族蒙光三宗含滋州民卽蹈燕分猶秦幪之一物
也德荐加而無涯其於行酬可易稱哉春仲逢里父
老具云東皇式贊至仁青焯周賁兩岐典謠鯢齒童
牙含哺化五倉之色非夫誠感中升何以收沴爲灝
隳務山館卷二十三十一

揭厲召禧疏元和而漉虎林之如新乎州民方役山
中謀採翠珉頌焉遠遊旣賦幔亭在望拊鼓無節祈
仙涿鹿左麟郊而右雞園未替函三之志惟我公祖
總統三氏揮斥百靈載觀春陽亦旣富矣庶教我以
秋陽之皞皞使多賴子聞祝速肖不其幸歟

答陳建宇

十丈足下僕便賦行路難無幾何且唱宦海沉深矣
於僕堪否抹額帶紗帽大似將頭刺膠盆計相見時
猶然角巾耳萬一稍稍展翅小五郎是我張君房哉

何用屬累耶家中有缺卽補有過卽逐寧添一口不
添一斗政使十丈清粥中數金鬚歷歷耳想聞之噴
案也四三弱弟日治火攻之具直曰羈縻勿絕而十
丈以爲能操筆申紙當是神化不然乃是靈鬼憑之
莫作此語慰我幸振奮神威若羅鄴治鬼主者可也
每日十字兩首詩一箇故事定不可少朔望習禮容
習稱呼亦不可少果然黃楊寸長必有所以祠東皇
太乙者矣十丈家君之陳琳毋妄治墮干請吾輩爲
童生時見軒車集邑門髮上指欲手格之今何遽乃
壘務山館 卷二十三 十二

答某錦衣

往息繭間下長者修梓里之歡張梨園之樂旣飲食
之矣又重以多儀不佞所爲辭鏗液而受瓊丹者謂
萬金良藥壽世恒於斯用恢長者之仁無已也夏澗
縈雲朝山引旭選妓徵歌其於林泉詩酒間長者洵
自適迺今燉煌之謀闖入都門緹騎無主逢之交臂

而讓路非有虎臣何堪執禁長者之西山固謝公之東山也廟堂日望之矣因謝長者之德并縱臾長者之出以見英畧長者其圖之

與陳建宇

不孝以貫盈之惡延於先子且不得以其未喪之明視附身附棺之禮而累吾兄蓋無所逃者有托而逃執心喪者倍三年喪矣不孝何目面立天地間哉痛極痛極沙木得李翁爲我圓活感不可言况吾兄分不領於五服而能給其役固當世世感矣不孝二十壻務山館卷二十三

十三

日出次潞河舟不可得牌亦不可得水又不可得泮日可得淚一掬耳將若之何不孝家人盡蚩蚩恐其不虞於祝融也幸爲我千祝萬祝焉相見不遙百緒未竟故淚書達潦草希宥

與張首岑

玄菟之役丈寵其行行無何而丈有天垣之登則喜欲賀又無何而丈泣地紀之絕則悲欲唁靡繇也蓋一年而歸暑越月踰時而得蒲坂之使拜稽首升束帛於尼筵疏小子之丹慙忘其菲矣伏惟老年丈大

孝錫類至性則天茲已及祥應猶致毀幸讀禮而制
中從政以比慈母摧先相公之枝下芘餘世使太夫
人有伊陟焉幸甚幸甚不佞弟載其凶德藉丈解舟
脫蹠俾克勝喪以免遙死且學長生私所謂身體髮
膚者心有獨契發之陰符不敢自珍謹代玉漿金膏
之饌丈業爲天官當不厭天上多官府如劉綱而吐
之也燧三改以舉燎琴成聲以鳴鑾皇路清夷君子
至止不佞乘縉雲叩琅霄於此乎觀天之道天豈忘
雲將哉則合符之日也聖室生白燭我下悰

壻務山館 卷二十三

十四

與楊易亭

丈拂衣徑去去入郵寧傳中彼畏丈如虎耳卒不得
以狼鼠比丈足隱矣弟都無所計較偶畱此間越二
三年或以郎署見處卽有強項無人按抑且目我繞
指柔哉除目未看道心不損馬塵駒隙皆願靈之地
長安最好苦蕘不下竹萌差可味也囊中錢索便不
與人醪人亦肯任我大掠者來卽語之云債主且去
我更求債主完債主耳脫前生結馮先生之緣田文
棄責則我眉目益開矣丈遺我金作黃石縮袍日日

衣以進部思丈日日進山當有白苧他日爲白苧歌
并寄來也與家大人數晤語幸甚爲畸人地往歲火
進士之居起於進士之父且開科以來成進士者無
限太倉秘米何足自多願爲小弟進規也

與胡三孺

兩上書三孺而俱不報豈俱浮沉耶三孺復遊吳興
吳興人具能言之弟遊燕亦猶吳興耳俸入二十八
金止堪作小米大麥粥三孺莫謂虞生售也日從掌
故借書頗習其書且試一割然不得寸匕跨衛入天

壘務山館

卷二十三

十五

官署旁左个自辰至未數息可得五千息耳率曰辦
事曰觀政何事何政耶坐待三孺而已矣公車之牘
舉主久不發無能乞三孺雖黃然土龍芻狗更陳奚
爲卽陳之當在大雩日也此間玩世如看夏雲交曉
而變變至不可名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夏雲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夏雲此語可聞之三孺木孺邵山
人性長老餘俱治六幅箋作入世語謝不敏矣

與許木孺

別足下遊兩都便不知有歲月無問家矣我二三兄

弟比於家之人乎燕市多暇偶以牘于有司遂爲所
收其酬直於孺政最相稱足下將寃之耶弟了不知
有愉快家人定作鶯鳴足下又將輦蹙耶今年幻入
何居頗適適否無事覓事將頭刺膠盆有事厭事問
丐索黃金此兩重公案與足下破之耳頗接性上人
邵山人否此中亦有楊本虛道人王季孺湯義少差
可語也夢亦時時回第不可多得夢安知不可多得
夢之非夢四月十一日夢騎露骨馬長安街馬行稍
徐徐口占遺木孺足下

壘務山館

卷二十三

十六

與包稚升

聯山丈來不得足下一行書足下不敢魚鴈其兄耶
然知足下無恙矣弟師劉焯而入孫山之內磽田少
穫政得當耳兀坐署中埃足下自後門進也沈明石
陳方石蔡養吾諸丈俱在此間接語甚洽乃不獲花
樓中人以爲恨足下亦頗相憶否弟引項而自縲於
此非足下之相就終不可得見足下何不折角北雍
乎弟公車之牘爲舉主所畱久不發卽無所授郢人
者要之芻狗耳安所必更陳耶冗次遣書指不多及

且不爛章紱之套我固仙籍中人也幸足下以異人目我可耳

與陳敬亭老師

師門釋明聖緒揭日而行熙得以點之參繼受鑄於宮墻之內乃復以憲之貧徼大惠於釜庾之外蓋不徒曰師曰弟子云者一二年來索居雪水匏係隱廬踽踽然自畫於修途而不進老師之庭於是乎無熙之跡矣薄遊兩都爰及二載任誕爲伯舉世側目自潛劉幾之舊名偶感大軍之噩夢儻來寄此大有歲

壘務山館

卷二十三

十七

月惟是歲月日可三省澡液浣除念念自愛氣輔志而成力力從心以歸真真積如累棋力久如發矢庶幾得一於師門矣道無千里參乎之呼耳屬周垣獨奈何不使點也有子哉比者 聖明察見饜墨之藪沒其貲大內綺采相屬於道金谷之藏不富於此向日驅逐不去者守此藏耳今定何有士夫以官爲家復以官保家恐失位而困里胥卽忍恥而謀卿相慮也寧爲鶉結毋爲藻衣或遜於禍頃兵民之變有敢頽師門之一杙者哉點也雖老尤願德音之時擢焉

南客于歸治箋申候意有所觸大言不慚此又疑在
琴收之間也惟師門宥其狂而取其狷恕其簡而許
其魯臨楮無任瞻戀

覆徐筠軒

弟枯禪幾不堪事事矣偶爲世所繼聊復點絢大抵
七不堪與稽生同之耳需次平進歲月尚邁日問歸
也性嬾善病任疏故人然於諸貴人亦涼涼不合十
日一見客便心沸神惛夢中遇竹林二三君子差可
喜乃醒亦不識函書問訊也居恒謂四十無聞綽有

壠務山館

卷二十三

十八

退着今未四十着着退三舍耳吾丈方猛騫決進何
問此不祥事夫所謂退者卽色卽空非色非空視天
下都麗妹美皆浮沫陽燄然後移神黃冶橋質靈囿
天妓仙娥含香旅侍出有人無萬形不觸而同體蓋
退閨閣一步進霄垠一步弟與丈何日得退耶胡氏
之訟絕不聞此聲息存愚凡十八月無書及我矣吾
丈得無冒詢思進爲詆媿者地乎越兩月當面質於
丈進退之間必獲堅決九我紫溪從馬塵中望見之
不敢揖鞭弟於諸貴人涼涼不合如此安所介紹使

者遙思故人自後更多夢耳

答裴樹堂

兩承惠問遠荷珍貺白龜生色凌波不寒自頂至踵
並受覆冒此豈一綈袍可比哉相與着巾結襪北向
稱謝久不見除目門下已入典客署中否束帶立朝
棣棣九賓問三紹三介觀我脩容飪餼旣供便分玉
食占頤及鼎主阼張筵丈夫儷於三光安所不稱榮
遇哉賤兄弟入鴻鴈鵠鴒之羣而不亂啜食霜洲亦
歌衍衍此屬來賓在原相顧事足明倫羽可爲儀竊
墟務山館卷二十三

十九

謂野外之樂不減治朝也蒙念故及之公家質鋪弟
典朝衣金龜於中同次亭作居守耳不煩置慮第我
兩人貧至於典衣未能令橫河典宅者去奈何星回
於天使星併返燕分率爾言謝不盡馳情

答勞座師

已丑奉王母之諱假役車而奔嘈嘈滿歲甫成一丘
繼以庶母告歿絃綽如纏不能解而從師於海之濱
蓋其反署業已失尚書期三月矣所脩白業無由證
意生身罪是以不容懺摩者也胡將軍至重聆德音

蹠而讀之一字一淚今此絃中魑魅於潢畢烏淫霖
沴生厲長泰圓爲塞豈惟偃禾之祥而太史不以告
謂飛霜六月者妄耶噫乎賢聖逆曳矣恭聞行吟之
暇頗涉內典此亦靈均之旬始問天中天且弭節焉
雄雄乎開古冶而寃親銷老師之所以弘於天地也
門人每服膺焉胡將軍河魁之冑衛姬公而標其忠
多於風伯霆吏旣尸祝其父能忘美報其子顧諸郎
廩廩令甲難破拘攣之見負託媿心耳於其行會有
戎事具崖畧仰覆誓簡由率所拱不及雉所行不及
權務山館

卷二十三

二

脩筭脯而已庶幾師門命騷之有玉也惶恐惶恐

與黃葵陽老師

門生臥病天目偶見邸報聞帝闈之信信嗟人世之
攘攘賢哲逆曳則筮曰否日月無毀又何傷於天乎
是以仲尼蒙詢萬祀素王夫子避人浹歲持秉此玉
川之救蝕不如西河之發明也况麟蹄虞章弘錫有
加歡然交欣端爲升鉉司袞之兆豈直比榮桓疏放
情松蘿而已乎蓋都門之祖旣羅羣公春徑之迎已
集僮稚而熙方濯其繭足遙呼龍躡自援殲伐入山

已深所疏陰符是其契也卽不能立門雪拱梁雉左
右養而農零從然其飛形不瞻神乃斯往矣一介之
登擬樞衣焉山苗四握庶儷五芝雖異旨甘或充服
食幸匪仲由之剝毋勞叢子之詰吐毛將信冀在蠲
賈惶悚惶悚重以往收玄箸之譽虛筵殆庶之次茲
者鈎致玄玄彌覺超超山中之虎避賢及蒙山中之
鹿勿抵若觸山中之人忘堯與桀載其僻野樂此混
冥所謂畏途行謝之也而一二族子尚徼河潤朝援
夕招紉佩幾絕儻波旬力單則門生清昇之資矣老
壘務山館

卷二十三

三

師其許我乎赤芒蕪扎仰希運郢之斤皞宰入煦龍
煙騰色願言繕性萬祉方來

上曇陽師

往驂鶴駟於毘頂飲我以栢子湯仙音泠泠在耳也
聞復乘鸞於此將無紫狐假師爲虎而白丁者借師
以自責乎何其詞之不類耶乞賦栢子湯一章濯我
疑衷便承事如毘頂時矣

與潘若鏡

沮上毘頂向吾常住不動地也此來引眺輒若璇璣

運而輓轡行青在頭走至不能稽首尊公几筵愈悵
恨龍雷之火愈馳歸見家林無不雲駛岸移也足下
憐我饋大藥定之安神丸差有力耳何至遂歸不焚
之券使我中如焚有如一日者火症變而爲火候黃
金成當舉麟蹄報德矣感謝感謝僕竟得作僮牛人
否西湖天下名勝買山而必計租入是非蓬丘銀光
四照不足符君意也雖然弟終以割地之故不敢縱
臆足下也闕者平未極念極念柔難勝剛便須用武
桓桓蟻孔防潰惟足下加意

壘務山館

卷二十三

三二

又

拙如鳩不能自祝其咽早食方舍箸咽門如有人守
之覽教不得答弟文如浣花一絲安所稱袞夜深當
刻寸燭吐寸緒耳足下亦宜念病子也宵圓數百顆
來佐火樹丹實瓠子可歌索妙妓含嚙作宮徵聲其
意常在雲將進鹿脯每思友鹿山房不置足下亦應
念我快食哀家梨便可忘懷也

答門人費學卿

不慧育有豎舍育而集子丹之臺憤憤不知改歲以

童癡故乃與大兄四年離索即大兄御九清始氣課
清昇之業何渠逸老不慧蚩蚩五濁覓黎粟分大慈
悲父供耳轂之音無敢聞於鳳之雛至命三祝尊公
所哆咳和和者亦由尊公神童近復童顏引鈴而出
終利赤子不慧以童心演神童之章爲赤子演也寄
我酒資八十字買潼當醴盡一卮五擊鉢而章成無
縑采可脫塗鴉赤牘尊公見應憐此兒無知信童謠
有靈矣西湖隔五湖五璜之外他日別無所設卽此
五璜政似兒陳畫餅大兄八十字竟是輕施也媿謝
權務山館卷二十三
三三

媿謝頃屠緯真書來屬作修文傳奇序八月晦前緯
真果修文地下矣壇上獨雲杜爲魯靈光故不如大
兄新宮峩峩工師師凌雲木經也投刺書侯芭定誤
或與爲戲果爾使不慧北面順風而拜者何人乎一
笑使星飛度不盡臆對

與劇介臣

營士歸拜手教之及賤兄弟者其人不索報書無從
修復而嘉平月就醫餘杭更接翰示兼貺多儀餽餽
橘柚竝太末上品兩兒分甘已見通家之情何當更

飾筐篚使僕微敬亦無由申轉益頽顏耳麾下往者
舉旗執蓋未登偏裨今邑令爲簡鶴列坐擁貔貅遙
領水犀鎮偃王之國增里閭之光何得仰羨債帥思
同劇吏所云咄咄異事正僕所謂人勞我逸悠悠恬
愉吉祥之善事矣寬則得衆信而使人惟麾下畱意
豈患位不高金不多乎

與張蓮濱

弟熙附驥不能遠致千里而歸從麋鹿豐草間六年
於茲矣卽違台顏亦淪十禩思昔毘山集仙燕市結
壘務山館

卷二十三

二四

友恍如昨夢宛成隔世第聞崇勲廣業格明辟而嗣
烈考無論位望上躋莊僖乃其象賢加以鄰聖卽周
仲漢良愧稱祖武竊恐莊僖不得而子也門下尚憶
紫書丹篆投於木末乎則今日建樹弘遠奕葉繁昌
之應哉弟熙旣辭燕客久從列仙池陽九華之地藏
大鄣八岩之浮丘願一禮焉積痼稍解便當持鉢携
筇及門下之四履幸諭闈人止投博飯毋以一錢爲
施此時青玉案史或已長鬚將無不識故人標之行

馬外乎

與陳志寔

弟出入大槐隔怡容者蓋五年所矣野鹿旣得豐艸
爰居頓遠太牢回視一二兄弟若周弁田子華比之
乍夢所寤逢者惟老年丈獨也見遺像焉見豐碑焉
見顏間司馬之字焉見琅函赫蹏之在櫬焉如歸輿
窳如侍左右依依詔詔於心終不能忘矣日者草笠
登途且謁玄天齊雲之上而迎五馬者干騎絡繹始
知年丈儼然方岳爲黃山主期以先謁大武當君次
小武當無何道病輒返山茨敬畱一僕升幣遙賀志

壙務山館

卷二十三

三五

所不能忘者以丈之景德異才弟向所紀載八尺巍
巍與吳山漸水共垂不朽第曰弭天乙禴蠶魁消大
陵馭夔魁已耳茲握二千石之符有其配軒轅儷真
武令宣乎靈銑不敢以神進韋齋考亭不敢以儒進
鍾胡張黃不敢以循良進也者豈不盛哉大函氏往
誰任紀載意者其我穎陽師乎則庶幾見之乃若弟
不經不類行爲僕妾所笑雖太宰中丞因之乞歸諸
君子明其無他自甘放棄而世猶有不知我者非丈
親見蓬樞何以白原憲無罪耶方外之人了知夢幻

行乞白嶽片石樹靖廬老焉丈許我矣

上張睿父老師

熙釋苴蒯而章甫縫掖以近夫子之居謂日聞德音
此其時也何知弟子之養未修叔孫之毀先入始窺
絳帳忽侍離筵別已銷魂憂來凋髮於時並馬出歸
義寺回首掩袂二三子一情矣悵極悵極去冬十二
月主者念其久次銓簿使玷職方忽憶臨岐老師爲
問祿命家蓋殷殷屬心焉敢列以聞至於縱構昧之
身直風波之惡是非難齊於莊叟謗議復集於黃師

壙務山館

卷二十三

二十六

三尺空懸一網欲盡熙本苾芻之侶且隨麋鹿而嬉
竊自哂其無佳祿命也恭惟老師秦幪爲量義轂運
明察蚊虻之幻於前恣肝臂之化於外直聲徧野大
笑出門處以忘情置之不怒乃語熙曰久矣夫吾之
不怒也熙退而深惟七情之發惟怒難禁向來知嗔
爲毒受戒彼禪間乃火焚於中飲水莫逮已杭命
安逢上禧而我老師四目洞垣一指齊物以尊生則
恬愉開壽祺之府以導祥則和平敞福善之林虎虺
可撫於弘慈青沴俱融於善氣銷下意悟上心收春

抱陽槐棘因是以榮蕤而芝蘭因是以育昌矣豈必
問之季主哉熙托孚翼願飲和自繕焉茲者李生以
關吏及師門行持五千言擢二三子謹肅賤附候致
其私禱伏惟善建此道永迓弘祉

答金象瀛

不一歲遊兩都柴棗先生所謂饑驅者也日御馬遺
風十里息而冒絮塵炕上聽僮父語視覺苑慈光孰
得哉我四三兄弟之交天爲主盟今天復渝盟而燕
吳之也安知其不坎書碣石奉昭王之千金而尋盟

壻務山館

卷二十三

三七

也耶則旦暮遇之矣不佞吾黨下駟僅僅勿蹶而受
鞫於此乃足下池龍夾鏡管八極以爲家誰歟九方
也者安所不弭而櫪也遂令棗脯歸我腹大是異事
每戊夜起望垣間忽無伯樂將吳中有伯樂乎而足
下之馬來矣願注願注不佞需次尚書且久蓋久相
待豈敢先足下而官足下第徐徐及我耳公車之牘
入政府不得出無所誇其媮足下嘗謂我倭王今定
是夜郎王與漢爭大雕題珍髦猶矜姣好何慮媮哉
一笑長安旅遇尊公顧我如子臨行猶提携而強教

之大都聖賢之法然則我文雖黷媵行足掩下駟載
鞭無憂千里矣足下晨昏時爲不佞具謝而可倚馬
草答懸臆尚數紙書旬而奏之足下

答李長魚

寃哉乎不佞之爲蝌蚪也者生平神羊喙地而行遇
蟲篆鳥跡便躑躅漶之益無論龍穗矣次仲鵠靡復
畱句身文身喻音侍肉黠至至虛於不佞何有大兄
立大王峯吞噬白鳳九宮浸假而九苞哉則倉史趨
其虎僕南北珠盤入左右手惟是不佞玄景素收紛
壠務山館卷二十三
三十八
綸隱文綠金白瑤晃霄天笈六合之內存而不論六
合之外論而無患要歸結繩燬方而已五內闕塞大
似風姓一畫麀獵兩字未全刊芟爾爾沉病若大兄
攬腸萬卷便便經笥那得不病腹行告魯司寇令行
秘書南推而放之南海而準則放下孝經數帙了自
身輕更欲清昇當與不佞同病

與錢岳陽

弟往以不經之事貽譏僕妾幸早躍出邯鄲枕畔五
六年青天白日之下無復更作藝語夢境矣顧獨苦

二豎不離俞跗俞跗不離因與一二兄弟睽隔一二
兄弟遂相與詛之日詛日病日病日詛不得不思禳
禳之術於名山吾丈新蒞秋浦齊山九華在封內也
許乞士來祠金地藏否此中亦有虎林不妨身當羅
昭諫而桃源四十里足避海氛世界都如夢何事礙
我夢遊哉五馬諸侯擁華輻或能分二千石之俸施
乞士乞士乞靈不乞米至當餐青陽岩間白土對金
地藏一飯耳請毋下逐客之令二音不成聲土墳竹
簾正欲我一二兄弟聽瑩也未窺足先馳書神與俱
壘務山館卷二十三

三九

復沈觀頤中丞

熙任誕無似適不諧世名入黨錮六年於茲矣自以
鴝鵒鳴鳴擯處塚間所居方家峪蓋杭之北邙山也
幸未遠禦魍魎與鬼爲鄰何但門可羅雀哉乃明公
不知夙生何緣一再臨撫摩之教訓之旣拂其羽亦
革其音嗣後便有過題凡鳥者是明公一顧增其價
也感甚感甚身賤齒卑不敢奉贄鈴閣每從戒師知
輕安精進狀竊以明公抱一函三而偏現佛陀之身

超無盡無垢兩居士上不謂太宜人更是受記耶輪也拜讀兩編不勝隨喜讚嘆之至於時病子痰眩兼以暴下危綴幾歿因平生有讚佛之願欽承台命不復敢辭冀藉太宜人金剛力使泡露未消當操筆詳紀以勸負葦囊而欲速朽者俾知有不壞身願難期旬日間且終異好音恐迎陵頻伽笑非和雅也

答陳建宇

久不通問謂有遐心矣及聞金玉而喜可知也海上主人安得舍兄而歸吳中老獨寡情哉兄於李潘二壠務山館卷二十三
三十
舊館何就令弟遂坦飽殮香積之腹亦不惡但不佞歸失一同戒耳邊塵四起弟且代持籌者越俎猶可傷指奈何且貧至不得大米飯吃戲語蕭昭明我在燕猶在陳也迫欲歸雞肋終無味矣兄海上讀書幾車可出而代我食長安米也篝燈答書極艸艸

與許靈長

弟與仁兄友鹿山房忘形友也仁兄曾採太白詩題柱云借予雙白鹿矣聽鹿鳴而出駕典宣城太白謫而寓仁兄寓而謫還此雙鹿與弟同依鹿野何如家

弟亦園中人自今能復通緣督一脉友而安之否擬
聚首而苦病肺甚簡酒已設不復能延謹列葷食之

側

答友人

往拜使者誦所論著宙內之經營宙外之玄致哲矣
飲而滿腹至今無以報河伯乃茲又有所以潤千里
者老丈之惠施一何綢繆甚耶感謝感謝賤子癘王
誕伯也策聳身不得致身於此猶之曰縉雲黃帝之
官且戰且學仙易耳然其中平平無私三氏直以魯
壘務山館

卷二十三

三

叟罕言之命與所不可聞之性李種蔗種標枝明之
故灑泣咸陽死灰而問竺藏啟芝檢惟性命之是幾
也雖致身於此業已知同體之身長者吾元首矣時
而聖湖時而涿鹿時而建德之國如陰陽家所稱遊
神在裸在手者也長者神注於建德治若莊生所云
使道殣溝瘠以杏粥起是爲李老之長生使蒙稚塾
子以山泉養是爲桐孔之先覺淡泊世味斬了塵劫
以慧燭照是爲蔗釋之向上事在在本性處處元命
何取賤子之誕之癘耶勤惠施無已敢用贈言爲報

章悉檀爲木李伏惟長者披受所不投於靈契者更求質言相糾無遐遺也

答張衡陽

丈語我別幾十年思龍光煜然如宿昔承之未信也已左右指都屈而後得始晤之日果故十年遠矣有弟兄而睽迹如此者哉惟是畸人絕物放神遊意於方外卽其族四三年勿合亦稍稍山魃處之不怪也所任疏如此者以此矣丈猶記同年中有此兒乎去年冬日族之長督威驅出山曰山人安能河潤我而

壻務山館

卷二十三

三十一

立稿非法也無已窺足燕主爵使守職方則合方形方皆其所掌自是不得稱方外賓白眼睨而歌獨如天性何旣一行未徹左右一縷一縷未入而先之以錦字數百精鏐副之丈所屬念貧山人寡兄弟者殷殷至也雖極慚汗不敢不受聞方內之尚尚往來耳謀所以往者不得且拜使謝異日者從掖垣花下進其木李矣適役遼陽勒馬作答猶死十年之情惟台明蠲滌焉

虞德園先生集卷之二十三終

虞德園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書

答利西泰

不佞熙陳畱人也越故有蠻夷之虞而不佞自陳畱徙越稱中國之虞越人君子數爲不佞言利西泰先生非中國人然賢者也又精天文方技握算之術何公露少叅得其一二欲傳不佞會病結轡眩瞶不果學亦不果來學時時神往左右恍石交矣旣而翁太守周野出喻人十篇令序弁首慚非玄晏妄譏玄白

壻務山館

卷二十四

一

負琴播粃聊爾前引故當轉充醯雞障耳不佞生三歲許時便知有三聖人之教聲和影隨至今坐鼎足上不得下側聞先生降神西域眇小釋迦將無類我魯人詆仲尼東家丘忽於近耶及受讀天堂地獄短長之說又似未繙其書未了其義者豈不聞佛書有云入無間地獄窮劫不出他化自在天壽一晝夜爲人間一千六百歲乎推此而論定有遺囑夫不全窺其秘而輒施攻具舍衛之堅寧遽能破敢請徧閱今

上所頒佛藏角其同異摘其瑕纍更出一書懸之

國門俾左袒瞿曇者恣所彈射萬一鵠無飲羽人徒
空籠斯非千古一快事哉見不出此僅出謏聞資彼
匿笑一何爲計之疎也藉令孜孜汲汲日溫時習無
暇盡閱其書請先閱宗鏡錄戒疏發隱及西域記神
僧傳法苑珠林諸書探微稽實亦足開聲罪之端不
然者但曰我國向輕此人此人生處吾盡識之安知
非別一西天別一釋迦如此間三鄒二老良史所不
辨者乎古今異時方域遼邈未可以一人之疑疑千
人之信也原夫白馬東來香象西駕信使重譯往來
壠務山館

卷二十四

二

不絕一夫可欺萬衆難惑堂堂中國賢聖總萃謂二
千餘年之人盡爲五印諸戎所愚有是事哉茲無論
其人之輕重直議其書之是非象山陽明傳燈宗門
列祖孔廟其書近理槩可知矣且 太祖文皇竝崇
剽像名卿察相咸峙金湯火書廬居談何容易幸毋
以西人攻西人一遭敗蹶教門頓圯天主有靈寧忍
授甲推轂於先生自隳聖城失定吉界耶不佞固知
先生奉天主戒堅於金石斷無陪師淪盟之理第六
經子史旣足取徵彼三藏十二部者其意每與先生

合轍一寓日語便相襲詎知讀畸人十篇者掩卷而起曰了不異佛意乎遼豕野芹竊爲先生不取也嗟乎羣生蠕蠕果核之內不知有膚安知有殼况復膚殼外事存而不論是或一道惟先生擇焉倚枕騰口深愧謙占穹量鴻包應弗標外

答平昌令湯義仍

望兄適東旣不適何也要是無橫海官人入排闥耳所問新書如新指從伯霖兄知之因用相委矣伊蒲塞饌乃太豐非密跡神何得有許腹乎轉爲鑿玉筍壘務山館

卷二十四

三

洞洞室石工滿酌金液去他日遲兄來遊也病且慵兩音裝無十冊負亦有時償家弟被賞音多願獨注償耳貞父意向燕未行李郎司封郎也或遂得考功邯鄲外人重爲祝融君呼入我二人不喜眠火候未至故自佳

答余君房

先生嶽嶽以四明雪竇爲配林自當不可一世士至迦文無用之用一切冥應耳驚聽臧目儒人符采此屬響象之表用隻履當赤烏凡凡而已虞生恨不以

此歸以此歸不惡也往與公同謁山西相君相君方
憂旱遽問何日雨對曰初七日出漏院公尤我已而
果然又語公雷變不爽也武功作唄尚能糜碎鴟吻
迦文有靈詎乏旋乾轉坤之用乎僕真無用者卽有
用公安得知食澗之毛何異萬鍾乃今日不愧漆室
女子矣王君乍未見見桃源傳奇知之因使傳填篋
音先生柯爛否前星如此安得曰橋中之樂不減商
山耶

復胡敬所

權務山館

八卷二十四

四

弟病深入山更深以入山之深也城中之爲謠詠者
耳目不相屬而任其口故流言易進足下久不見我
矣安能信我卽我亦疑我無怪足下也公家先生九
十尚駐百年而待足下之升足下需弟言弟直言其
必升必能待耳度不以示城中人信不信任之然弟
病深矣文較淺如往日之深則模商彝跋周鼎亂三
代之製庸有焉今直老瓦盆注壽酒而漏足下奚取
而奏之家先生乎書意思儷以幣篋中空如足下之
四壁也輒用特達此語足下寧渠能信我我自信而

已頓撥枕上未盡離索之衷

答門人費學卿

南榮曝背不自意雲翰與霞實俱流兩犀杯入手左
勺東海右勺西冷便爾雄快正爾不必千日酒也謝
足下爲我辟塵耳每語人虞郎大異虞卿窮而不愁
亦不辨著書造化小兒及二豎子苦我我反爲樂與
之呶嚶號嗷而已迷於病魔安有前識哉足下鼎元
之孫月卿之子功名自其家物業登詞壇已入詞林
能賦卽稱大夫光祿榮祿何加焉倘欲併包二氏佛
壙務山館一卷二十四

五

之指難言矣柱下之節齋保命願足下留意無涯之
年所以證無涯之智也緯真開之兩謫人相與同時
大歸馮歸玄扈洞宮屠歸月窟赤珠宮鄉人往往能
言總之不歸淨土終屬浮寄藉風根一往清靈耳他
日飛狸牛領蟲當復可畏足下見其涉世飛揚詎不
然耶頃濬上湖卽月潭放生惜兩公去社丈又遠在
江右淨土淨緣恨無人共之耳使回率爾謝覆藏識
未剖神往圓對故自依依

景升道兄足下索居久所共一室者惟二豎無所謂
三萬二千獅子座亦復無人詣問也默然而已尊公
七十既所不知卽知此默然者無因效祝何意遠屬
之頌謂是故吾其詰屈聱牙如商周贗鼎今識父乙
二字猶然不就况琅琅威聲能令公喜哉口不復哦
徒伸一軸任不聿自往武林遠若溪無好不聿其往
多躓正似銳頭公讜語矣道丈無聞之尊公海內壇
社幸不一操槃無置之衆音中置之徒不諧也受墨
作藩飲之矣函三合一之指竝聞教矣未能卽用作
壘發山館入卷二十四

六

頌一笑一笑長春履伏坻進尊公倘尊公以爲孺子
可教則黃山白嶽之間有孺子之跡也使還豎正厲
帳繞肘歆書爲報道兄諒之

答申敬中

近事噩夢可憎思與足下蕭寺翦燭魚目而譚雞園
之業申且未休此之爲吉可重獻哉牽山清公極念
足下况復不佞乃不佞在有情無情間宜念之不置
適謂匹馬來矣便爾與三老處何也絕機事吾不如
老圃食神仙字吾不如老蟬以入軍中爲犯戒吾不

如老衲足下與之處甚善第漢庭徵東園皓瀛洲索
行秘書九邊需陸法和黑頭公不得偕此曹俱老也
每語空一楊道行敬中天人才十倍用脩用脩直是
老蠹魚一物耳敬中三食旋吐五色絲喫人不見棗
栢餘滓道行出扇頭詩曰將無是耶足下自愛浸假
而夢松此其獻吉者矣僕於足下終不去念

與季岱石太守

老公祖名高岱宗符攝九邑熊軾新蒞鳳彩爭覩咸
以爲龔黃再見蘓白重來不獨民歌兩日將亦身戴
壻務山館

卷二十四

七

二天矣蓋聞車音而喜可知也山民蒙恩以來獲備
郡中耕田擊壤之數蚩蚩僬僬帶索而吟何所不得
顧採薪逢憂墮戶自蟄二年於茲披欲髡之髮草笠
猶棄敢僭章甫上之不能逐尾蠅集於驥閑下之不
能從三老嗇夫鳧趨蟻附而進尊祖謂何頑民當徙
矣往臺下守紫垣馭晉雲業兩逢之未嘗不方外畜
之寧訝今茲之爲哉

與權關王帖雲

不佞熙深隱窮山蓋六年不入城然雲署之在近郊

者時荷簣過焉下農農舟往往經署門也不見諸侯
猶可自文乃不見臺下度無所解免徒以十旬九病
未能草笠至耳間與潘景升定無已行吟兩人頌臺
下不容口是天理四星紫氣億丈耿耿鬱鬱關之南
也從兩人占之矣竟無絲拜而問德經有其快惘焉
日理芝術輔形爲趨侍計輒又以老圃鄙事先之豈
爲道莫如嗇衆夫所大笑臺下未嘗拒乎顧不克見
聖而漫請學其細臺下或詆曰小人小人之名下農
不敢辯也

壠務山館

卷二十四

八

答王瞻明憲副

伏承台教下詢南湖之槩山民憶四十年前爲諸生
時遊天目過之雖見汪洋巨浸聞已佔去十之三四
矣後十餘年遊雙徑輿經五里塘見棄田縱橫其間
湖雖小於前猶堪瀦蓄及被放還山久寓洞霄散步
湖干掬水觀瀾始知葑積沮洳泥濘可田滑胥黠吏
飛酒在其手取近山土填積葑泥之上蘊裡相望於
道加以糞多力勤遂成無賦膏壤之產蓋前遊所觀
見非滄乘偶變由此曹勢禁漁戶畱其葑草葑草之

淤若西湖三潭而日積月累填土不休譬之海燕啣泥成壘遂使湖變涖蹄不足容暴水耳尚賴滾壩洩之每當夏潦據石坐觀飛流噴雪何嘗有濁泥汨汨隨之湮塞此湖而輒歸咎於壩耶歲庚辰居西天目偶遇發洪洪水衝決之地皆石卵礪砂自兩橋而下盡注茗溪溪中磷磷可數湖亦一時暴漲比水退微露沙痕原土不動豈有石卵礪砂停而爲膏腴沃野之理假令捲土掩至不知所捲何家之土此成膏腴彼成甌脫此成高埠彼成圯坎其被害之家將紛紛

請減滾壩何待今日又滾泥出壩壩外十六鄉之田日增而高息壤綿亘安得復有建甌之勢若謂有滾不出壩之物非砂石而何砂石盈湖上覆以土糞之則漏此曹奚取漏沙瘠田競起攘奪而甘侵佔之罪乎况以山民之所目擊必無砂石之淤必非壩高之故出於葑草淤塞人工填築如此其著明耶爲今之計但須增壩數尺一遇山水暴至則此曹侵佔之產先受其災以趨利而來者必以避患而去旣已棄去吾壩已高堤防堅固寬以歲月次第漸濬湖當自復

設此曹未忍棄去任其開沼築圩自爲救護或濬溝渠壘成崇基其所開濬深沼長渠詎異大湖之注而榜葑養魚所餘未侵之湖更無草塞又於國課會

無損也然此非法必不可行惟是壩高而湖終溢此曹深虞後患預知數年之後總成坎埒將不煩三令五申盡歸侵地耳萬一中其姦謀一減此壩亡論小雨淫霖諸郡爲壑他日人情洶洶不免興工增築費財費人莫此爲甚矣山民久寓於此此曹暮夜行金力求轉達減壩卽如其請將順郡議臺下必且俯從

壩務山館

卷二十四

一

而山民以所行之金別置良田寧患漂沒顧喪其生平又喪諸郡生靈之命死不敢自污耳茲因清問直陳其槩詞質而俚冀一覽易曉無俟面語也乃若當事者畱心民瘼豈不詳於勤咨第仁厚之極遇極姦極巧之民諸豪受賂似又有爲之關說者稍誤聽瑩以成此議議成矣度難遽奪而山民之言亦難遽採仰祈仁臺言之三臺台駕重臨登覽相奪定知所言

之非妄不然者或請湖州陳使君親詣勘視想同患相恤將不辭此行也萬一力能回天滾壩山峙設官

防守盜決者坐以重辟各郡永無水患山民卽殫殲
甘心矣

復邵虎庵

身非大士竟作不請之友心知秦人占有不速之客
黃藥白粲旣已果然香菽丹瓜忽復先此牙慧斯啟
指動寧虛千里尊羹未足美報九日黃佩翻思同結
信蘇饗之無厭笑陶乞之多門也朔旦南山受律師
之供重陽北峰分道侶之糧殮英者詆其賤食肉者
讓其鄙乎仰謝公推兼陳僕意

權務山館入卷二十四

十一

復丁梅汀

不佞弟方外之踪於人無所不畸而又善病病頓憊
幾遊岱者數矣室中同病者四三人兼以蓐疾用醫
紛若其累故不減方內也間一舉扶就國僑趙簡之
徒放鳩魚爲樂則時時聆嘉問於社友至文旌賁而
亟從之維奎與壁更邈然辰阿之表矣蓋悵惘深焉
吾曹若貞父者已冠進賢臨進賢次當及親翁而擢
桂夢松之祥尤非吾曹所敢擬竝者加以胤君世美
寒岩野麋幸有托焉不驚狝耳何時良晤傾盡迂談

伏枕報書聊畧爾爾

答僧孺弟

古尊宿云我手何似佛手有人道鷺鷥立雪非同色
今驀地見柑與弟同出一手將是鶴鴿原上首尾忙
耶茲以蓮池中二母陀羅臂持火珠來右臂提德瓶
注趙州茶與兜羅綿手挈瓶灌頂相去多少于斯見
得家家門外中秋月拍手齊歌菩薩蠻不然無着天
親携手連臂十八日往潮音洞祭千手大士去也

與無盡修法華三昧書

壘務山館

卷二十四

十一

象駕載諸珍委兔窟會與鹿豕遊且向狐丘未能迎
侍殊惘惘今日將力疾赴期聞教中止此間魔佛同
宮八部散處他方卽一馮宰官復入新都矣獨藉烏
龍君爲之呵護病居士安所逞支離一節哉德威懷
威願不有慮

又

穢花三十八跌似隋宮剪綵之餘散之每鮮好不萎
當是所需也沉速香各一瓣焚鵲尾爐中導六牙香
象駕或可如願願付典者比正熱清衆幸好安隱少

間便操杵來充八部矣

又

雨浹日堂中如待漏院不成灌頂師耶甚念之速香
四兩比前似多液致充月朔之供梅漿一罍飲郭公
泉用之涼麝一承千輻輪不借九承諸白足六日旋
繞願步步生蓮花也貧里人不當供養一笑開之先
生解馘來侍不慧同之矣預白

又

祝融挾炎威以當大雄用雪山醜醜敵之便退三舍
壠務口館

卷二十四

十三

正爾不煩崇寧君偃月刀也不慧令梓公從事矣君
家治病法門助以水觀七軍不盡没乎諸師力戰定
無堅壘第揮汗成雨難以滅火不若理馘爲強一實
境界何事不攝而必偏袒敷衽使火攻者得其便也
幸轉諭之毋謂居士孱示弱於魔

又

日者河魚腹疾無由聽塵談見淨侶得通得慧之狀
想自恣日不自恣後月月圓果乃圓耳蓋所三請者
如此台志若紺螺髻不容尸作花冠疾間當施竹皮

肉頂終拂去矣聞欲入諸方外人俟剗劇時助消埃也聞有斗母書思一證所授卽病未聞他日以書來以序往何如委頓極草草

又

嘔血是口業報向以斗易台之語正口業也血中無珠璣嘔出糠粃爲師前導因藉以通懺耳師志縱橫奔瀉如石梁懸瀑飛流千丈西京咸陽乃有此體不慧不敢步趨其間直作徐陵以後人語隋宮女子剪青繒作牽牛花不堪天人散佛頭上也罪似難懺矣
壠務山館 卷二十四 十四
主臣主臣大悲千手眼援師而止能俟不慧強起握
手否宛轉一牀徒有馳想

又

女歸寧不能似雁家靈照作無生語直以振緒三盆足手縈紛繞我如蛾末由飛出看片帆還帆山姝快快耳師異晨肇二女安得柁山羊脯惑淨行沙門春期當不畱滯洞口也望之維斗有母不慧嚴事久矣所許書訣幸無忘道貴食母非女惑也

又

不佞受書後善病卽人天果不能脩無論足下家法
且時事有所不可輒來敗人意釋門桓文輿尸矣獨
游夏以綺語全令人短氣未若本色道人處幽溪而
愈高明也猊牀在在可敷何必黃金臺畔竟使波旬
扼獅子吭禁不得吼禁又厲則此曹之爲矣乃懺主
獨在禁外足下無意乎不慧雖病猶堪花時舞手散
花也因梓公呈司成疏遙三請焉如法師冬日定歸
易所謂用脫桎梏以往內自訟而懺始占無咎與師
輔車詎患衝颺仆獨輪哉梓公行率爾奉請從火雲
壙務山館

卷二十四

十五

中望赤城徒有內熱

又

聞病波旬退舍大師領衆入室矣敬陳少供惟攝受
幸甚新茗初尊雀舌未吐雉尾欲張蓋見初心道人
意耳白粲五斗以飯十大比丘併祈叱致少間當趨
侍也

又

夏日襲行冬夏二令大師暨清衆少病少惱不不慧
不勝疑水集火病惱特甚未能操杵隨八部通懺爲

難矣雨中花一盤供當雨花幸勅烏龍君速飲鱗甲
春花証果則花供養不絕耳

又

火疾得涼稍解而水榭蒸水氣足又且不仁所謂陰
陽之患也師居卑濕久便思高明乎故當候天晴漲
落去也陶家代有鳳毛不慧之疾且不見龍象况復
威鳳爲題字得練裙乃堪縱筆從蚊雷中展雀目鬼
腕作蠅頭書應伺聞耳台志中一神求入神名周凱
幸識之

壻務山館

卷二十四

十六

又

檢得僊人神人事畧二紙俱燈下錄不能楷而又不
敢草匆匆不成字煩史譯耳大抵師志中已有之獨
桐栢一派爲正一教與智者分途而騁皆天台之靈
所護也欲得其詳當覓本傳錄之比日書簡縱橫大
不易檢逢早涼便檢付史矣寒山子事應附釋門惟
尊意刪裁力疾草草

又

欲造膝一談效逆無時不作遂與開之都成十笏居

待問人苦矣幸道駕尚盤桓猶冀良晤也病中錄得
僊人神人二紙想多重出至於司馬子微一派僊傳
極詳而舊志寥寥眼昏手懶無史可屬筆者不能盡
錄也岳侯事見鐵崖詠史詩已錄得一二日奉覽矣
王金兩孝廉欲通八行恨病不得間奈何埃間圖之

又

頃三囑中丞公復書云云亦老成之見也古有銷金
人而爲劔戟者彼用借寇兵泥吾行何詞以對幸少
須臾埃總戎至如中丞指可也十七吉朔且移置江
壠務山館

卷二十四

十七

上是日中宮爲招搖震巽爲攝提軒轅東南之行亦
未全吉他日總戎或許艤臙利載雖無順風彼岸可
登矣午日訊歸渡未晚也出浴日昏草答不多及

又

火令大不宜於火疾人無論畏禩禩客如祝融熒惑
卽寸絲尺縷亦抵去真成牛馬走矣翻得展簾臥檢
書又檢出僊人及隱淪事繼進求益僊人何必玉霄
降神卽飈車倏經亦當列於方外若呂巖之黃鶴樓
演福寺何嘗久停鶴馴乎至今吳楚之乘不能遺也

不慧所以求益矣若隱士寥聞儒流厚顏欲從僊傳
分之彼褚伯玉徐則張伯雨諸君轉稱東方洪崖之
隱彼亦甘之矣惟師總裁馬錫何時飛有二筴求繫
六環上致兩檀越旣入法界詎是未同之言也一苧
四悅雙鞋三詩且供且懺十帙十筴供十淨友拭我
慚汗措之清涼耳幸慈指入之詰朝得露花雨葉或
能侍承未盡之論也僊史四帙錄過求歸蠹肆其侶
候焉

與僧孺弟

壻務山館

卷二十四

一八

螺房玉女戲泳清池當以金鴈孟報我則大弟所爲
我乞長生者矣不復分佛供供也比令採蓴採蓴供
而儷以四丈紬豈曰如穀如綺如詩中所詠素幅泥
污正似蓴絲所織耳裁爲袴猶利於水也一笑廿日
辰赴外家之葬次日或歸能入宅主此八日乎少須
臾詣顯教宜真子蓋有期矣

答韓求仲

西冷一別轉入無媒之路而二豎強爲蹇修與病波
旬作之合矣顧因是以見白于虛見五色雲於白則

數數與介公談鼎彝之夢驗也臚唱前四日夢神洪語我曰喜三潭成矣子何不作無比詩續比韓詩作而寤寤而忘之又儼然驗也古今比商文毅者尚有人所稱無比者魯國之儒一人而已以台丈博大慈明安所不續其學夢周公而周公詎與時局魯國男子比肩而立毋謂六夢居士多囁語夢將又驗也請復三潭桃浪中魚龍定有喜色洪語之神必水仙王台丈忍不一隨喜成此潭乎若乃夫賀客滿堂獨留木心石腸人夢中志喜獻三潭之吉潭且成夢又且壙務山館八卷二十四

十九

驗也信呻吟之口屬史書答霍然投枕而寤不復入呂公邯鄲之竅如台丈指心空及第其許我哉主臣與李景山

日以女奴之瘍乞靈膏於丹室翁丈泚筆磨盾細書先後次第施用之節意殷殷蓋惟恐不立起也想拊循瘡痕時其爲士卒褻吮將十倍此矣古今秉鉞分陝諸公何敢望翁丈之慈仁哉彼第知絕地脉屠人種而子孫宗祏與斬然俱盡可憫也乃翁丈之慈仁旣以濟生復兼裕後入社以來卽織鱗片羽靡不脫

鼎鑊而飛泳於三潭者自網得巨口吞魚之孽潭中
鯁鮒孕子粒粒數盈河沙躍灑葑蒲產浮水面多於
稻芒針穎者皆翁丈恩育之子魚也風揭葦蕭鳧鷺
之巢懸若蜂房或雌伏千卵或雄啄萬鷄飛而翔空
遊而狎淵者皆翁丈恩育之雛鳥也翁是以有令子
復有英孫而不佞弟亦奉令承教襲行慈仁二十年
所矣甲午以前子天者三丙申之後連舉四子適逢
危痘名醫却藥而冥禱於潭香風薄帷焦枯變爲紅
潤醫相顧怪詫謂行術半生所未覩見也則放生之

墟務山館

卷二十四

二

效彼此得之不必遠引古人爲證矣而三潭者魚
鳥長子孫之區也內堤水決外堤未展魚鳥將爲子
孫憂幸鹽臺倡施郡邑樂助閩太學謝耳伯海內名
士東林上首力任兩堤之築魔忽撓之飛語相射其
爭不過求施於受施之僧問施金不當用之魚肉而
當用之魚鳥耳此屬出家離族本無子孫又安能爲
魚鳥子孫計仁慈若翁丈有令子有英孫豈苾蒞比
哉何不益廣仁慈護所贖之多命保所生之多種布
金衆沙助耳伯成七年未成之勝果克昌厥後耶不

佻弟貧無餘貲頃量腹減食施米二十斛又質女聘幣釵珥之屬施金四十兩因垂成之功應目前之急矣古今秉鉞分陝諸公何敢望翁丈之廉潔然視不佻弟乞兒措大則差有羸焉且英孫玉茁蘭芽未似豚犬之差長育也詎可頓忘保護不思迓福祐祈加被於永明大師流水長者乎用是力疾支肘伏篲具疏願翁一人獨任其事以衍孫枝如耳伯所云捨宅男子鋪金丈夫者至於涓滴之施社友先之矣無俟不佻之緩頰也

壠務山館入卷二十四

三

答朱太復

南屏遇舜徵授藥資使弟尋醫得國醫錢藩用子和三法嘔失音猶未失心也又得醫魯生進參苓益矣濁液填膺遂罔罔若失心始以爲二醫乃不知其卽二豎矣神哉二豎使我無得無失之心晝忽失夜旋得道兄書午至子見書丑寅之交語兒曰剝膚分痛骨肉間誰結此人補身補方術家誰發斯秘六斛米誰爲監河三部文誰爲黃石吾頰顙於枕若稽角於地不足謝斯德也蓋弟得心時語如此更有何心超

三聖垂千秋以長畱人間如道兄扶玄啟鑰種種論
著者乎愧負愧負首春書附梓人惜往慶成不知浮
沉淪匿爾爾當問壑公兄云墮裂華蓋將習飛耶實
驚吾魂神能飛形詎可卒習耶幸與郎君養翮冲天
有時如家鷄沾羽泮水鍛翎丘樊亦若弟之零毳寒
巢徒望盧生身血耳敢遽習翔空乎罔罔不多及

與玄津

關主日日爲住持輩呶呶索書因知足下靜攝勝果
比日呶呶稍息想賄通自有門不須我矣古人云女
壻務山館 卷二十四

三十一

無美惡入宮見妬夫長門清夜情念專篤故當爾爾
詎意釋子靜念相續綿綿惟此妬耶可嘆懺是妙法
不慧悔不得一行足下色力可勝三七便應一試翻
令色力轉勝不獨六根清淨也智者曾起其兄病致
張果讚嘆定非虛語懺堂文不慧本願竟且酬之耳

與介山

丙夜憶得師曾語我法華經止一惡字此夜又三昧
知之久矣世間夜又正多今特用苦行外道三昧救
之故囑語云云授僮寫出或是不慧絕筆耳往匡山

先詣顏居士試問白螺素女待之續命何久寂寂幸
勿傳彼惡字法門此亦末後句也

與黃貞父

弟剩病以屬魯丹垣晝迷夕寤剩却一半不知剩得
此身一握爲笑否衾人久謝衣履且不可以風辱
紈綺文鳥之惠祇受多忤野外看醞擬佐清言緣剩
病剩却聊餉從者主臣

與玄津

承示圖本病不得間久未披閱今強起更定數字欲

壙務山館

卷二十四

三三

加入儒仙二節使青衿之好排詆黃冠之喜長生者
於此鏡中兩形竝現發捨心耳惟足下裁之畫時作
佛像眉間放光一現學士像據經筵授太子諸王經
一現仙像跨白牛終南山間與羣仙會以示不起於
坐隨緣普現可也畫史是畫仙傳者否雖極細緻往
往肥大無態不如畫平妖傳人多矣乞擇焉

又

讀所示壽師記壽師無量壽矣其文爛如七寶亦不
讓王子安也獨奈何慙怙父母沙汰壽師之倫乎不

慧揮汗扶病棟閣編錄幾番眩瞀欲絕所納須彌於芥子者亦殫力苦心矣增六僧於僧傳僧紀僧錄僧鑑之外足下當能別其白黑而道士徵來仙侶父母所授未嘗敢輒增也增闡希顏據元美傳增祝小仙據淨慈志增唐扶則不慧師其術者此膝豈易屈哉惟皮場道士不知其真能潔修否餘故三清之勝流視諸區區人物泥滓耳况天中天乎必欲沙汰幸還我稿或露我名使我自當異端冷猪肉讓諸公廡下獨殮也羅鄧久虛不慧無意往實之若諸公大心熟壙務山館

卷二十四

三四

鐵輪奚懼哉煩一往致不慧語

又

知病且至急成塔文雖覺杳杳幸存彷彿無何目腫如緋桃背癢而珠痛療之三四日臥蠶尚似爛繭也左目差能辨色幾半士矣目中久欲見眉公而目不能卽見眉公何當運五輪仰窺八彩乎倘未歸遠山猶堪向之作青色耳思白公題塔正爾緣合問得瞿元立消息以銘屬之或運長勝憲長僕文夢師戒弗出者意似不欲用文中事入銘中恐作世諦流布畫

顏回護招提是第二義也幸以此意囑累作者今便
持索刪正矣

又

自天竺歸忽得竹筍真叅玉版禪矣謝謝閣帖由宋
太宗時矯楊凝式之風作字多謹嚴趙韓王諸君是
也蘓黃米蔡俱未墜地寓庸署書自南宮而題字暇
端明安得宋板大明律耶乞與家弟謀之亦須語以
此意唐以上不妨屈爲宋字元祐以下便不可耳眩
甚不盡所欲語

壻務山館卷二十四

二十五

復丁梅汀

弟結轡久貴門以下非吾有矣游魂假息於玉壘而
幻身又往往假托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一女二兒
七弟妹遠者數年近者旬月不見面相與怨曰隔九
天具若翁丈所讓不知其且遊九地之下也可嘆可
嘆乃吾親翁之南而北北而南卷荷之識先廢如不
聞也者未審金科玉律有村上刑否不加刑而珍賂
加遺焉非愧心之緩也耶謹頓首謝貺賜且謝踈節
濶目之罪燕之役惟張文忠焦弱侯數不勝而一勝

遂叶所謂冲天驚人者親翁毋作掩扉高臥語臥而掩扉自不佞弟之事今年尚蹈非明年知之便難此艾髮入病僧寮耳世間有許墨吏髮未薙猶上指往欲出一臂力念近丘墓人何敢當華轍螳怒乃息然至今耿耿也願親翁諒其誠求我於世外形骸之外幸矣幸矣出烟霞入龍山伏簣草答

與許靈長

弟沉痾久二豎欲據育上不得而客中局中局主人晝昏至眺陽烏而夜稍縱之使惺惺能數渴烏之聲

壠務口館

卷二一四

三六

拜受本草復有靈藥藉以少開其翳於刻漏中憶往事若雪溪吟風土橋席月宛然聽覩也蓋時入我懷而仁丈懷友詩及汝宣而不及弟又况弟之外家乎外家之有楊仲芳丈時與之把臂拍肩捉鼻聚首者也今衝敬亭雲索刀錐之值於織女宮傍且折腰屈膝頭搶地開口有求於仁丈幸無焦唇敝舌因此衰顏故人可耳定不至借面昧心致仁丈攢眉犯手歸怨於眇躬也於此一垂青盼視吐錦繡腸作詩懷我

豈異哉攝黃堂近青瑣於丹岩青壁間人故當有異

記此語文紫府真也何至忘同心之言於白社不揣
從承夜隙光通茲耿耿

答朱太復

仲粟郵書來歲云暮矣無以卒歲而收責者總至與
儻俱閱視丈書猶券而遇仲粟如收責者匿不敢見
穀日啟函書乃知闕而贖贖以收責人遇仲粟尚可
遂不遣梓人應剗剛甚不可也卽語壑公又旬日得
一人而弟病痰迷其人郵書來刻書書語在迷不迷
之間將其人亦在用不用之間乎罪甚罪甚聞失賢
壙務山館

卷二十四

二十七

債拔宅時詎無貳室耶必有姓黃人從旌陽雲中耳
兩兒辱伯父惓惓長玫郡試第七次瑤邑試第四玫
入孔氏宮瑤在宮外俱肉重非冲舉才弟比下痰而
臞不成大肚彌勒丈謂我才不才耶君家二胤先飛
桂闕後問榆宮望之望之行倚簣疾書函投梓人丹

答邵虎菴

天隱甚深不敢輕叩天關從天竺僧知天全自慰而
已黃獨之表中黃紫芝之分太紫愚父子竝謝傳教
若乃犯雪之苗凌風之蘭歲寒不改想同之也憤憤

未報報以笋櫓牆猶畱乎竹色而樂不減乎商山唐
甫漢皓庶相似耳此由兒曹禱於林懷於袖事翁猶
父以致謝階之祝不然尋常疏果何足辱靈山乎一
笑置之

又

大堤偶逢遂入梅出梅猶然絕往來也則病瘵之以
每憶長者兩笠雲衣獨立聽澗神未嘗不往然徒神
往耳既聞爲覺海訂觀音義長者故自神王何不一
來峪口耶致雙鳧一椽五斗大菽及方壺未剖之柳
壠務山館

卷二十四

三八

意者欲繫飄騰鳥飛入仙洲返而問盟采菽望拈花
證果長者亦有意乎願納之潘二近止澹止似吉祥
止止者乘未痹策進無若賤子望洋也惟同證度我
與玄津

火炎痰結豈不欲過閱梅花石作臘雪觀奈門外之
暑何飲涼藥一甌据簣爲覺海成此戲論如方竹四
稜須此公規圓而漆之乃可行遠耳煩錄一通寄此

公

容僧孺弟

同在水亭離宮僧孺柳生于股不令火生於木此五行中事而此中人往往來喧避之如火因失周旋若火宅外事卽聲聞大醉且敵面相違已與僧孺相見了也聊作臺山五百仙人觀玉眸詵詵於南宮飛豸間正甘絳雪瓊漿鯨吸受僧孺之惠爲一俯頤

虞德園先生集卷之二十四終

蘿發山館人卷二十四

二十九

虞德園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書

復朱太復

兄診我低徊返顧憐我教我而去又教之以病爲虎
落自衛也遂稱病篤拒諸公撓我者果釋不至恩如
脫桎梏矣知一劑莫蠲三十載之病至十劑中堅開
而闔若呼而吸不少須臾乃始問昭慶能語僮兄
之內顧也不在神室在無室嗚呼有是哉馬丹陽宵
坐見雲擁輿車載室人而東曰是先我禮闈風長耳
壠務山館 卷二十五 一
兄亦仰而顧見耶豈復噉噉從之異丹陽之觀復解
頤耶片香祠仙匪唁兄弔丘嫂之謂矣桃源婚嫁猶
桃康嬰姹應無所累累在朝家秋官而行秋令管仲
之功可復許乎元美比箬翁司寇以清鏞茲列東序
大扣大鳴將幽爽脫桎何論聾俗弟之木尅金聲蠲
疾矣因問藥縱言及於樂

與潘景升

聞丈之居巖廬五月而宮中絕嘈嘈之聲矣猶然不
通唁吊及壑師致書脫問哀辭也始屬師通其懺不

已晚乎顧弟飛蓬宛轉角枕枕之祇夕夕一浣安能
昂首而充挽郎之選師來能述之非有托也與師寺
隣二十一年庶幾撰寺志啖千秋名如醍醐甘露也
者而以讓仁丈求名菩薩且笑我矣反側夢寐思早
見其成強作玄晏又會來讀樂章鬱鬱病至此倘屈
素王於空王下邀潛壽兩師折攝尊靈則此志名父
西方之公據詎應遲遲滯其接引乎况用以開弟之
鬱爲傳爲誅霍然仰奏上博凌雲一笑豈非大孝之
稱願然者而遲遲耶壑師身難久羈主宗鏡故口難
壙務山館卷二十五

二

久緘空猊床故仁丈念及津梁當惕然投苴杖而握
管不待其辭之畢矣飛錫不停叩枕附請

與僧孺弟

朔夜夢慈濟相現蓋有多首欲從祇松隱見相可迎
致否僧孺意欲易硯所未答者好奇好古之心鬪而
未決玫瑰瑤兩兒雖在璞倘同此好則頑質應與奇古
爲儷且同受而世守之二者可得兼乎昔王晉卿欲
奪子瞻石屏子瞻索韓幹馬相易吾無馬而貪楊妃
所捧之物奈何言愛妾換耶四時人物卷秋林蕭散

圖可當鮑娘否不然捲聖教序全幅來以貞觀石易
開元硯庶幾稱兄上駟之外更願益以副車耳我收
駿骨千里馬終歸大弟也弟如不欲詎忍終臂而奪
若晉卿且寶不貪之寶各守其守而已適致少物鄰
翁聊及之勿訝

與玄津

憶十餘年前能早起時乘一葉登藕花岸芒鞋沾草
露脫而跡跡廣殿慧日西墜沿雷峰歸以爲常乃今
午離枕向夕猶不離火宅也得常不離火宅亦云幸

壻務山館

卷二十五

三

矣顯教師偏欲顯教而沒不得涅槃真堪痛惜人生
石火光中養此名根匆匆向黑處去可憐耳介師作
關內詩伯勝關內侯足下足下作楚猶不廢嘯歌俱
過量大人三詩漸出晚唐蹊徑豈太復詩魔入肺
腑耶蘇字易蠲字響杜家着字必響唐之晚乃始啗
也承示北梵謝謝記尚有不卷經以隸爲戾五竺音
亦自有響不響乎

與慧文

不慧偃臥一床望雲葉亂飛度其中必雨寶華而下

有寶座師兄據之矣所說何經將是楞嚴耶憶度門
雪浪同集蓮居瓏法師意畱說此經故度門遺或說
一卷而去後紹覺之紹大覺瓏也從不慧案頭取其
說與傍註且終師願而中道西歸未及爲華屋啟途
師兄不聞乎是時模象之文出後猊膽落不測象膽
所在在不慧亦妄意捉鼻耳迨正脉方流幽溪雪謗
以一丸塞之卽老憨五行生尅語幾於棗栢之八卦
師於此時不掃千迷道現天王賜屋之端門而通二
覺舊居之故道何待耶或疑龍象不遊兔徑然度門
壘務山館 卷二十五 四

雪浪所遊試一投迹令人天摸索不慧因欲爲杖藜
杜甫於鼻端取氣矣就床上支枕艸疏同衆居士合
十三請師兄豈待請之反而期於三乎近爲幽溪作
楞嚴壇記因叙毘山之雨花今直瞪目見其紛紛耳
惟願弘慈俾不作空花之想

與楊蘅曉太守

台旌欲發猶徘徊潭上之月卮子無由見餘輝於新
閣屋梁間而遽看卿月移宿牛女夜蝠耿耿徒係朝
鳳之思而已計建節之不遠無幾何而當庾樓賓從

哉已奉德音更且傳蘇白思杭之詩比於頌聲枕流
耳瑩庶幾有聞也傾注傾注藥榜開錢黌士同錢湖
之涸二百四十年無此異事自非仁臺濬源茲校可
毀矣然士失意無所不疑將以濬爲障乎無論水門
之爲焦釜塔未成而成頂如徑寸班管忽戴修穎文
筆爾爾與家兩稚何異安所應彩毫之夢而得如椽
之稱乎青烏有靈不祥其自致也爲之長息潭施正
爾寥寥始覺千秋祠蘇白非過乃今獨一仁臺堪薦
秋菊於二賢左右耳又復爲之長息益以長潛則愚
壻務山館卷二十五

五

父子之懷思也

答門人林夷白

往題短什贈行遂復呻吟臥黎床矣有時扶杖蹒跚
南不踰藕居北不越松嶺投杖而臥夢乃在木巷桂
軒間與足下輩喃喃誦也寤接遠函云案牘之煩不
減鉛槧猶未忘拈握此器如誦通時乎賢哉大夫政
聲浮潁水而來慰我夢思又何用選一大錢供苾芻
日食耶遙頓首謝兒誦未通而筵於黌士階序之蠅
安望千里能如郎君揚舫千里郵書帶經履足下之

武乎柴棗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奚用爲虫虫者折腰
若足下卽伏謁趨迎寸晷無逸政自以蔭易封以封
酬蔭匪直戀此千石者矣辱問爲政竊以常勝之道
無如能嬰兒故瞰抱兒當戶之任棠爲足下諄復如
此莫謂老人臥語多囁也

答朱太復

道兄期我謁方岳至方峪何知如飛來峰徒有名故
無翼也則我五岳緣在十年後而道兄之緣亦不在
今日矣子而孫孫而曾孫而幔亭更復嘈嘈詎如百
壠務山館

卷二十五

六

七翁之斬然老籤累重不能九百吾輩定延至七十
五乎辰秋畢一女嫁茲夏一女嫁且畢矣尚餘二女
二男以累其二兄弟近又累以二豎無術驅除瑤反
生女累我恐未岳遊魂遊岱耳比病禺中支如水不
知暑胸脇類腹堅之澤下工反走也有能立解卽百
劑猶神道兄於此術損歟益歟里中有陳生辟五谷
併辟五牲五果受五龍蟄法覺微得益臥遊人推枕
簟大寤人越之章哉至遠施救我饑渴因愧得汗彷彿
知暑而口腹累我者兼累道兄率之謝矣屬耳政

瑤猶號饑渴豈批評諸帙未授讀耶弟望二功亦同
饑渴倘我二人由二功而還童二童文思日益其累
大父母不小

答張叅戎

不佞往司縉雲於北今怡白雲於南山之南二十年
餘矣而怡怡兄弟幸依河魁此先職方愛子身枝托
焉日瞻雲而思者也忽書致麾下殷殷至意問雕蟲
之技取蠹魚之殘此何當麾下磨盾橫槩片語而採
雲謠於鼓輦聲外耶謹隨所徵藉神劒爲郢斤附以
壻務山館
卷二十五
七
雜文則老生常談誕伯邪說又奚足置禮樂詩書之
側乎向授弟簡風角壬乙未傳梨藤簡之檇昧卽非
家行秘書庶幾管窺焉乃巡臺賞其運楓撫臺擢之
細柳卽一黷之儁遠讓管輅而假以清醇其見枝左
右豈必文采葩流枝葉橫生也冀荷栽培將先職方
之結草與不佞之握管而祝有日矣

與僧孺弟

飛雲履芝綾襪各一緡進躡虛御風歷二十八宿之
躔分光於我今舉燭當其數矣三老旣去二姪可依

守歲阿戎家何必以聾夫病婦爲侏子耶願飛步而來刻燭頌椒望之望之

與王帖雲憲副

三詞誣三婺而求勝也自非兩曜之照將飛六月之霜矣謹代之謝匪直三婺羊市火鄰姻一婦一女灼焉上竺之火且燒燒香婦女而先是婦女斃於火者不啻數十人卽丙辰季秋不若是烈也或亦叩扉而問其故姑以臆對殆由水火之離次乎吳山之祠熒惑久矣宋與明火德而熒惑主吳越之南其位也偶

壙務山館

卷二十五

八

因赤鼠遊而惑青烏語遂奉辰星奪其躔逐之白洋及災彌厲則又迎還而割其宮之半以居辰星相凌相剋以至於斯豈偶然哉夫辰爲水德爲燕趙之主何與於吳越而據山嶺以象襄陵不虞滿城之魚鼈耶其相凌相剋至湖涸河竭而主者勝焉又因以行躁怒於閭閻厲矣仁臺備五德而福兆民必有所以調劑之者聞白洋多水怪嘉熙之早一城汲洋以生祠辰於洋以答其貺不亦可乎則熒惑之怒消而祈禳有靈出郡民於水火塗炭在仁臺早諭郡邑一轉

移之力耳所生何止三發敢附謝以請幸母曰誕伯
迂儒其言不足採也主臣

答門人胡君寧

不佞僵臥土室中無繇頂祝詞旅拜高堂謂且襦衣
斥守廁除其食料令啖勃荷躑躅豕圈矣頃病滯下
日數十行舉匕操鉢不能盡一溢米此其報也而仁
丈忽傾寶笥空天厨若納銀管瓊液惟恐其不潤者
病以愧增幾難酬答矣謝謝時玫瑤之母瘍生於首
義髻塵蒙而見纏頭取爲吉徵不佞何知棋幾道第

壻務山館

卷二十五

九

聞楸局名耳龍子國人收章甫卽無所用之固爛柯
之符也皆喜登賜於是僭陳八珍鉢和羅溢出侑以
靈藥便養翮傳羽冲土室徧遊霄外廣輿其窺足之
始哉汗顏攬入庶辭不恭之罪餘埃異日之九賚乎
使星駛度庭子腕弱未瀝積懷仲月掃玉文之館以
迎文車此地兩聽鹿鳴當仁丈而三無負不佞之祝
詞也

與僧孺弟

承爲八兒放生此兒之生似不易贖仰垣以爲莫坐

欄豈有長臥不坐之人而能生哉姑置之耳龍冲珠
若真不當與議價今其形在龍象間卽非象亦餘蛻
耳近以入藥潘中丞取之盈車此何必上價耶曇子
正爾不識岑嘉州云中國往往有之夫匣珠必翠羽
用瑪腦夾龍冲不幾於以地用麩天用乎審而予價
五金不爲多曇子惟曇氏子取之需復命何公露見
遍奈何

與曾金簡

弟以家付兒兒做武林舊事辦花勝菜絲無暇嘗藥
壙務山館入卷

十

而弟病迷亟就醫於茗忽傳藥資入山云曾年伯代
之酬醫者年丈何由至此亦何由知我迷如雲月頓
忘前識如景淳上人耶欲昇回謝正值迷雲之未開
自元日至人日僅兩開耳旋開旋合賴十錢鑿其七
竅或當竟開然有混沌則無弟有弟則無混沌將畱
弟乎抑畱混沌乎受賜兩日許遇此小明露其耿耿
口授令兒致謝代優婆塞齋猶面供也

答朱太復

久得書云謂大士後且謁何公而作弟醫王發藥藥

我迨何公鬼錄弟轉事藥王藥上於竺乾之緣深也
頗問昭慶法相苾芻具言兄閉關長期溫清無路况
寒溫語乎一種攝身光如兩瞳互入兄坐我關我坐
兄關而妄謂相拒耶至不可解之刑弟固有之既照
我以病符符相傳靡所不照骨肉皆病兒瑤哭外
舅其家狺狺獠嚙焉嫁一女哭姑之姑所謂承重婦
而文衣之外更索縞衣爲所煎爍皤然黝然蓋天人
合發自桎之與天數委諸夙業求解於竺乾而已夫
閉關幽圉類耳脫幽圉而近顯戮王鉄逼之清泰詎

甘狗竇出入耶兄悔不早服弟悔不朝徹老之晦晦
強起亦死何所逃死而問魯陽之戈乎去冬多穫穫
歸二女家之人卽不餓死當菜色三月而三月之糧
至天耶人耶兄之夙負固弟他日之夙負耶菜色變
慚色誤謂醉色謝米因謝酒瑤出獬口無人色玫瑰
之皆犬子耳受品定文將歌梅花諺云天狗蝕月能
諧兩燭龍吞却月中桂否俟兄來問此緣若弟者竟
向優曇一枝老矣行蘊未空奔逐趨時時義難窮終

隨夸父蓋願息焉廢腕代書廢日訛字圓通圓對無

晁無齡

與玄津

病脉歇至浮生且休歇矣秦山人歇卽菩提得足下
築方墳比永明又爲之娶梅妻施無畏真善友也不
慧枕上偶拈得一傳或堪勒碑首伴之米二斛止雙
樹之直虛作西方寶柯觀可耳

與鄭孔肩

蒼仆後遂真非疾晝旣不知人而中夜聚兒女與噀
謹若朋友何知貞甫而丈使贈言卽有言鑿謹之間
而已亦令諸丈知此朽物化爲笑茵毋曰不笑不足
以爲道也業中歡喜軟魔幸授苦海以藥其非

與丁叔潛

不肖抱危病遂與親黨不相聞卽令弟僅一見亦交
臂失之矣以三伯之爲女作合也中間欲合難合之
狀其說長迷人無由竟其說受讀令岳書莊語也不
敢不以莊語復諜諜私語以瀆三伯蓋女有疾而隱
醫許疾平須養百日令早合背醫旨可慮不肖傷弓
者且三折肱者令岳失張姑忍令不肖再無女哉若

賣犬故事會先語令岳一女出門剝及兩兒奩矣收
責家威於石壕之呼欲呼去蚨蚨不易集雖用威如
非期何庶幾與蟬蟋俱來耳又女子之嫁母命之一
荆一布並出母手而妾正危病誰爲裁嫁時衣者聞
女別於邑增劇執手相向泣便恐匿影何問影孤也
大抵俟授衣時裁布裙而歸於張花燭筵間不肖難
赴似無須令岳主筵矣所謂危病多迷少寤寤須臾
使兒握筆傳語語似多晦少明令岳能鑑江右劣等
文或不必重譯此質俚俚說也唐突高祺惶恐惶恐

答黃貞父

弟兩以杯渡爲郵豈亦解作浮沉語耶別後千狀旣
阻郵聞茲無復吮筆描寫矣惟是貌極臞髭盡白此
中可想仁兄書云近日黃面似瞿曇想其中將無不
似耶又炯然爍河日照人文營四海而及九族期仲
春使我覩親翁之面弟何面敢對親翁其羞澁踳踳
狀託冰人描寫之庶幾瘦影映霜月下得見雙鴈影
不孤耳嘉幣遠將山臞不稱其服授衣後爲袿襦以
儷荆布仁兄不妨抱笏繡臨楚弟固無面目對賓筵

也就藜床叩山枕謝親翁之誼更惟神鑒此中此中
毫無虛飾何煩多懸想乎衡命惶恐

與鄒忝回令尹公書

山鄰人等所具詞皆兩生憐目之境也蓋庶人在官
者假虎之威而縱數百小奴爲之鷹犬鄰山五六里
之內濯濯矣孔博士無由舉其忝嘗而徐忠節無力
保其封樹六七大夫禁步之內何禁乎旣橫若鷹犬
復貪若猿獠羣嘯而來不惟攀拆斫拔傷孝子之心
甚至剝衣攫食攔路截奪負烏薪青果者迂道避之
不敢與值旣而各出所獲如鬪草然擲錢決賭喧爭
聒耳倘不坐發縱之人以竊盜不免病夫聞之增瞽
學子聞之廢業勾漏移居而雲中之雞犬亦且舍之
去矣常感仁臺石畫周詳夜得安枕此白日所苦也
惟採聽禁治使在山者不爲在官者陰害將孔林致
胙冥途結草畏壘羣祝矣謹相與百額以請

與鄒忝回令尹

民入山自癸巳至今二十四載矣山近城便窳窳旣
比北邙而近藩閫諸衙門便樵採又比積薪司以故

衆役多畜童奴日扒松毛落葉歸給炊爨初亦不過分墳戶之有而已後乃攀枝拉朽其主遂以此課勤惰甚至拒捕徂擊裸村婦而笞之松下日聞囑道聲家壠亦被戕賊因請楊父母禁治稍戢茲守孔廟徐祠兩文學死幼兒承之此輩更收養東土流民部署頑童結陣斫伐新松岐出折一岐則立稿濕薪就束解一束則爭攫鄉農之肩蚕炭與負販果菘過者遣最幼一二童隨後抽取其人急走起追則擔空矣捕之途遭蜂螫告之關陳虎豹而山民書室切鄰更樓羣徂多獲藏闖擲錢決賭於下呼嘯逮夜始散主使者意山民苦怔忡畏死避之如葛屺瞻恣所劫掠耳而貧病重遷無已復與爲讎代孔徐饒舌度孔博士旣亦先緩頰矣茲不敢過望山靜似太古得如守楊父母明禁時便十倍楊父母之恩何者救死非禁好比也幸仁臺給三示一城門一山路一更樓日令地方守卒獲治挾帶他物及懲設計陰害墳戶逼逐所忌者不惟先聖忠賢安靈卽山魃野蠶皆蒙造命矣

雲棲塔前當有謝遠臨者虞生而病不能也其投地
以俟霍然之五體矣一二月或在宗鏡塔前或在湖
心廢塔前投五體而爲兩邑含齒同倫三潭百億鱗
羽謝大師之津梁也虎林自有佳處何必虎溪永明
彌陀蓮池法雲大士亦何必減遠公願駐環於此他
日更率同倫五體投地以請感冒不得汗無由從藥
王喝下得之甚苦病在五體如此惟慈悲照鑒通其
懺

與玄津

久困病魔鬚鬢與形軀都如鶴覺反有仙意乃叩老
彭問訣雖堅固不休息而未得潤德圓通更加垂角
坐語便迷誤安得常作臥輪技倆耶藕莊之悟或在
菡籬初艷時耳王弘臺適致一書與溫陵師作敵足
下試評其勝負聞王季和丈在此是明眼人幸與叅
酌王公虛心如芭蕉不禁人葉上題字無須放倒直
心道場也潘歪頭擇日不甚歪只索聽他橫點頭罷
吾輩中還有半斗臉極歪趁大頭腦聚首時成之

遠承台命旋補綴已梓者而續以未梓者先呈若羣
瞽冊所呈之技敬候斤削付刀筆則有民之百首家
弟淳貞之二百首而壑僧百首錢知州八首度繼聲
尚纍纍也貞卽杭嚴王使君所謂貞道人者初不識
字得旨後賦落花詩一日而成三百首見湯若士序
中旣顯絕粒浴冰之異悔而同座隱於醉鄉狂不可
近使君容焉今傾一壺盡此百偈真大醉語而民鴟
蝠之病竟一夕僅得其半亦大夢語也卽僧壑三宿
了緣沾滯名相皆非大悟如一滴投於香海不免淪

松山館卷二十五

七

苦海耳五日前又拜大疏之幃覆七年尚處幽篁之
下放諸方外忘所自生乃爾

答鄭孔肩

弟冬春兩失火扶曳避之不庭三月而猶有驚憂之
色湖山間夢遊耳啜真芥且生羽翼第予其翼者去
其足度難走謝望溪上翼如而已前倩撫臺還二大
士於寶成半城竟免於火知熒惑君亦皈依大士者
而撫臺所云皈依則非有意寶成仁丈能緣飾此事
代弟作記或堪禦侮若弟迷轡實不能捉筆玄津所

知也時昇禮大士目眩魂搖覩梵相頭器纍纍填以
丹漆真大怖畏况遊僧淵藪於中可令有司見乎記
須及此非仁丈一一分割必無寶成必違本願也垂
死之人勸請如此附謝以聞

答自南

足下從皇華使結小白華緣及布名香精鏐於貧里
居士十笏室中居士受之何日銷也先合十謝病劇
無由迎訊明日借一床筠泉方丈請不請之友問

來消息肯飛錫否過此居士且以一筇支戶學城東

山館卷二十五

十八

老母矣廿七日社集亦可會晤顧社中多王謝鴉鳴
不得申吾喙耳

與陳一心

受讀一二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自析三教以來
未聞有此太函書也口訣得此已昏聊題數語爲引
鵲巢佛頂上憐其無知可也吐故納新日僅四五次
數不太少否耳中又有音響或已開關結丹火候二
段可得手教密授否腎氣之微中關左穿右孔右穿
左孔轉鹿車時亦須如此否大河車左目下右腎右

目下左腎而從前轉入中宮是由下鵲橋捲上少腹
逆行轉入否未卯而求時夜亦欲見道丈之大全耳
城中百歲翁彭幼朔也向盡得其訣彼亦始於吐納
但中黃在臍輪上一二分爲異俟面質不多及

與周斗垣學憲

民與荆泉以踰六望七之年始身邁百六陽九之厄
視昔蟬枯竹簡之流所得已倍比疑壽星與文星同
度近有弱侯本寧上有仁臺之主盟司衡者庶幾依
泰階之昌駐帝車之軸以徼長生而一望竺乾便不

山館

卷二十五

七九

識字故強餐脉望期應占候何意將吐鳳爲仁臺憂
也愧謝愧謝馬生迎者闐門飛輿入山一按脉急投
劑而去昏明莫辨僅療外瘍耳今轉叩之吳醫則云
雖痰病實貧病也四男四女繞膝啼號鬱而結轆藉
仁臺擢其二子勝服越鞠百丸入冬僵擁陶絮又復
迷往前榮衣黃曝背自非獸炭比於吹律卽百飲姜
桂椒檄之劑何益病骨謹撥爐焚香舉袂拜挾纊之
德不淺也誦武錄似入武庫右潭濬而錢塘舉者八
人令左潭亦濬桃浪雲蒸仁臺之以爲才者盡入龍

門無疑矣願更誦新梓考卷一遇文昌於垣焉外呈
續錄明再濬之由冀病起借岷瞻瞻牽璧於斯與月
相映非敢望捐貲如諸公也命兒炙手盡述譖詞竟
違減蠹之戒

與玄津

日來一吐便成唐三藏止餘肝膽向君耳方邀靈均
吐菰黍還蛟龍不敢進進輓履一筵用祛暑幸入

與張秀初

發春木鬱兩兒扶入火樹中過嘉樹里以未過門未

石山館入 卷二十五

得入迎就館而高明界忽具四美光被四隅則已攬
秀初之輝矣謝謝廿一庚子孔子生日斯文之泰符
也與兩兒式迎文旂於西館幸如願

與周季侯令尹

山民老矣又浮沉湯液無腹可貯墨瀆向日澹然義
還之無所有處兒傳庭訓問君苗硯在否惜兒不以
端溪之早告也以仁臺計峴之籌十陪計然先虞驥
遂失才望天旋而臨我載歌載頌安得不濬玄駒投
畧之淵顧其恩在上池亦藉天澤沃之耳至於溪花

與王弘臺憲副

淳熙卽潔光會下孩子見神見鬼者也有謬爲恭敬
誘其號嘍而故泄於人者其人遂獨以好奇一事入
彈章而論罷之不惜口業陷人口業悔難懺矣一夕
感撫臺之披肝露膽也而亦剖伯約斗大之物仁臺
所不敢通者通焉又舉以當秦鏡之照乃仁臺不以
爲妖爲魔而直以爲孩子憫然揭大人之心契孩子
之心孩子於此不得不號嘍哆啞而匿神鬼之見矣
蓋吾心之外無神鬼也吾心合而成悟悟佛知見卽

吾心也入吾心者必一門深入淨土一門也禪宗一
門也祖師之料揀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挫路是舍
一門取一門者也曰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是知
二門實一門者也仁臺之遇觀音淨土一門之熟緣
也仁臺之遇釋迦禪宗一門之熟緣也一生而同遇
焉雖二門實一門者也七日一心不亂而入淨土佛
言之七日一念恒疑而入禪門祖言之淨土之言有
彌陀疏鈔有萬善同歸有西方合論諸種種者仁臺
已熟觀之禪宗之言有宗鏡錄有高峰中峰楚石語

渚蓴所謂日日涓城者敢薦湖之宿菹而丹液德水
泮宮之流腐矣有耶無所有耶終投苦海何時飜液
入瀋有身有言歌頌大有之天祐乎

答李鵬岳

弟酬風業七子之母病七月而與幼子之早慧者俱
殞石火電光中何暇及火燼電滅之荆泉而詳答垂
問乎大畧此老瘠視其痞兒而讎視其悍婦手疏過
惡至二千言既不許立孫而爲殤子立孫孫名雲嵩
屬續時婦戟手詬詈携嵩去且呼羣饕餮劫之併劫

兒瑤半奩於是會典治命廢矣雲嵩執喪糞碁而病
踰碁而死婦据產拒諸爭立者弟晝夜爲調劑又損
兒所餘半奩營殯葬祀鄉賢僅得不歌雀角鼠牙而
窮奇齧鼻無孔出氣矣然豈終容鸚鵡展翅哉兒奩
旣盡止一琴數卷書屬僧孺弟作白日鬼庶得爲餒
鬼求銘於公祖而詳其狀人未能也第囑兒泣告
几筵與縉紳同誦高誼而已左丞公冠衿長兒而衰
苴不敢求轉聞竟堦主聞焉時方掩坎三號未鳴私

臆無任主臣

錄諸種種者仁臺已熟觀之合而觀焉而兩門同證
悟二聖同接引也夫安知雲鶴翁之非救苦大士乎
歡喜無量極樂之符也夫安知主人翁之非見在釋
迦乎夢時汗下寤時之汗下也且熙見鬼見神向亦
嘗有兩門之遇矣請畢其說憶初學語時卽勸人多
念佛先人抱臥雪洞見窻中擁入光怪珍寶以其狀
語祖母率與大彌陀經合因教之習定遇讀書隙卽
瞑目枯坐以爲常家貧教授村塾往往勸羣兒鼻觀
致拂主人意不顧也旣試南宮授徒毘山借梁皇懺

同窻友誦而次日雲光入楹甘露霑壁飛楮墮几曇
鸞降爲之師雨水沈雨金粟雨玄黍社所以名雨花
也或焚牘而轉眼復完或非時而萬花盡吐感其奇
瑞習定甚堅忽爾前知自墮魔網蓮池聞而嘆曰虞
子遠結淨社續兒時念佛之緣是矣不幸着魔如此
茲偕弟瀾會試瀾不過火災而虞足痿失通矣入燕
果然寄襪通懺尚未復書廷試前方閱狀元策而書
始至書中云子讀狀元策時得吾書蓋不乏前知而
不作聖解真正衲子也時熙預言緯真之削籍君房

之雷變後竟失通而尚獲玄覽之名愧見雲棲遂受
其戒稱弟子致淨土四十八問而行其言顧每以不
悟爲憂乙酉感近溪如喪考妣之教視無形聽無聲
致齋散齋期見太虛父母然直是名根未除不肯招
認禪學之故後悔而聞西峰子孫七日俱悟事喜餉
遼歸里偏多暇日亟往天目千丈巖頂高峰死關之
前常坐不臥常疑不斷一一遵行高峰語錄至二十
一日而猶故吾也疑師徒發虛誓長歎就榻忽覺師
斬熙左臂頭未及枕豁然有省大約與師悟迹相似

觸諸逆境亦不動搖馳證雲棲雲棲語之曰凡寤而
覺者不巾櫛而復依衾枕必復寐迷而悟者不莊嚴
而復親穢濁必復迷火蓮易萎新篁易折無論西天
祖師卽如智者大蘇一悟無忝傳燈知中品之當生
身五現而不往終迷隔陰至韶始徹且智慧神通與
悟齊發汝之小悟得慧得通否因示以高峰語錄序
示以中峰淨土詩示以張無盡發願文曰無盡悟禪
於兜率悅而拳拳安養其爲計審矣汝自爲計毋恃
一星之火熙聞決定明誨終身奉之一念着落淨土

定不因曹君庫奴之謗而改事脫空莽蕩輩馳神華
藏反輪廻五濁無已時也此中下品蓮胞大四十里
莊嚴殊勝一住七日不見異物而遷定見法王而悟
矣悟而涉入不可說不可說之界寧有限哉仁臺旣
遇觀音釋迦兼一門而深入應不作曹君之見第現
宰官身入孔子教不無世法之嫌曾憶數年前紫亭
翁來問淨土語以自覺覺他覺滿曰佛念佛念覺也
念念不常覺而念念常迷可乎淨土至善之地也民
止邦畿鳥止丘隅人止道岸不止至善之地而止不

善之地可乎孟子言必稱堯舜人疾痛必呼天呼父
母令改呼他人不稱至人又約其叫號之數可乎紫
亭翁曰唯唯仁臺倘用世法正爾無礙必稱阿彌陀
佛意者釋迦口授四字闍藏阿彌陀佛四字未可知
也就緣熟處深入斯門花開見佛豈比見神見鬼熙
三歲孩子時早已見神見鬼老有童心又期見神見
鬼是雲棲師導之如此耳飛空之鳥步步皆空何妨
下有城郭國都千里萬里謹通號嘖惟大父大師聽
之教之至於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謂仁臺非諸佛應

身而進次第之說真孩子之妄見也呈此見已三緘其口惟十襲其詞更莫增人口業使熙與之俱墮

又

仁臺旣躍如於宏師莊嚴之說而所謂莊嚴者具永明萬善同歸袁中郎西方合論中幸諦觀之便不疑其爲老婦之祭矣此不過提醒正念相續不斷法蓋虛空法界只一知字念念無量光有何不入解之知見學人修道專求出離生死念念無量壽有何生死可離常見近世脫空禪和本非真悟一味喝佛罵祖

壘

卷二十五

三十六

撥無因果今豈隋唐嚴修細行時而教之莽莽蕩蕩耶潔光雖非此輩竟欲破除靈異亦非方便夫目能視耳能聽自聾聵者得之必驚詫靈異驚詫不已失魂失志依舊耳聾目聵去今楞嚴除其驚詫非併其能視能聽者而破除之也且視聽更有婁曠在不應得少爲足耳以仁臺之聰明潔光何憂焉道藏四註必遇異人的授方可下手熙演陰符曇鸞櫛髮而授之者也上陽子意在彼家非悟真正派而符子受熙陰符後乃無師自悟伯陽飛昇傳尚未曾見此事若

可揣量而得又何以言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
莫強猜乎家弟與符子二人猶堪忍饑耐寒熙一庭
子而敢任刪定耶惶恐惶恐仁臺憂及春霖格天甚
易故事按春秋繁露鳴鼓於社應時雨止而伐鼓者
取之衆僧其統畏勞必囑禮椽隱之茲露其書卽日
舉行無難也熙向受斗母五雷之術於三茅李公行
持立應李旣老而熙病恨不能爲棗梓重推六蓬尺
矣再雨便無春花一聞慈教力疾仰復如此

與吳伯霖

卷二十五

臥雪立雪映雪賞雪是四人者皆得寤寐銀世界而

弟則西臺監雕雪之吏也與華胥同一世界自元日

至耗磨後今日始寤見雨花耳伯舍郎吾屬又索誅

於此人豈不聞其尊人贈我瓊頰天花潤之句乎弟

監雕雪止肖五花若天花惟淨香國有之誅若是則

伽陀矣使素旒勝旛無辨安取焉又癖者且寐度無

由慰郎君卽欲歸幣而婢誤納諸質庫此沈愚公所

以羨逋梅也郎君許一月來索猶可措子錢贖歸或

出伽陀誤名郢曲不則令兒持雲杜志便化索贖

